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朱子年譜卷二

詳校官編修

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

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檢討

臣

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

臣

吳興

謄錄監生

臣

施

華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年譜卷二

寶應王懋竑撰

淳熙二年乙未四十六歲夏四月東萊呂公伯恭來訪

近思錄成

文集書近思錄後云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余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為此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

大畧皆粗見其梗概以為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復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為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東萊呂公跋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抵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次輯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概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旨若乃厭卑近而騁高遠躐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文集答呂伯恭書云近思錄近今抄作冊子亦自可觀但向時嫌其太高去却數段如太極

論性今看得似不可無如以顏子論為首章却非專論通體自合入第二卷二作第又事親居家事直在第九卷亦似太緩今欲別作一卷令在出處之前乃得其序卷中添却數段草卷附呈不知於尊意如何第五倫事閭範中亦不載不記曾講及否不知去取之意如何因來告論及也此書若欲行之須更得老兄數字附于目錄之後致丁寧之意為佳千萬勿吝也八月又答呂伯恭書云近思數段已補入逐篇之末今以上呈恐有未安却望見教所欲移入第六卷者可否亦望早垂喻也兩答張敬夫書云近思舉業三段及橫渠語一段并錄呈幸付彼中舊官屬正之或更得數字說破增添之意尤佳訂答呂伯恭書云欽夫寄得所刻近思錄來欲添入說舉業數段已寫付之不知渠已去彼能了此書否耳戊語錄修身大法小學篇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計之祖閱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陳近思錄逐篇綱目一通

體二為學大要三格物窮理四存養五改過遷善克己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八治國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處事之方十一教學之道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十三異端之害十四聖賢氣象蕭聖賢說得語言平如中庸大學論語孟子皆平易近思錄是近來人說話便切又曰且熟看大學了即讀語孟近思錄又難看孫賀近思錄首卷難看某所以與伯恭商量教他做數語以載於後正謂此也若只讀此則道理孤單如賴兵堅城之下却不語孟只是平鋪說去可以游心楊道夫看近思錄若於第一卷未曉得且從第二卷第三卷看起久久後看第一卷則漸曉得王過

偕東萊呂公至鵲湖復齋陸子壽象山陸子靜來會

年譜東萊歸先生送之至信州鵲湖寺江西陸九齡子壽九淵子靜及清江劉清之子澄皆來會相與講

其所聞而子壽子靜自執所見不合而罷其後子壽頗悔其非而子靜終身守其說不變附象山年譜淳熙二年乙未呂伯恭約先生與季兄復齋會朱元晦諸公於信之鵝湖寺復齋詩云云元晦歸三年乃和此詩朱亨道云鵝湖講道誠當今盛事伯恭蓋慮朱與陸猶有異同欲令歸於一而定其所適從伯恭蓋有志於此語自得則未也臨川趙守景明邀劉子澄趙景昭景昭在臨安與先生相款亦有意於學又曰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為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為支離此頗不合先生更欲與元晦辨以為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復齋止之趙劉諸公拱聽而已象山語錄呂伯恭為鵝湖之集先兄復齋謂某曰伯恭約元晦為此集正為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湖之同先兄遂與某議論致辨又令某自說至晚罷先兄

云子靜之說是次早某請先兄說先兄云某無說夜來思之子靜之說極是方得一詩云孩提知愛長知缺古聖相傳只此心太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沈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於今某云詩甚佳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先兄云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某云不妨一面起行某沿途却和此詩及至鵬湖伯恭首問先生別後新功先兄舉詩才四句元晦顧伯恭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舉詩罷遂致辨於先兄某云某途中和得家兄此詩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消流補至滄溟水卷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舉詩至此元晦失色至末二句云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自今元晦大不懌於是各休息翌日二公商量數十折議論來莫不悉破其說繼日凡致辨其說隨屈伯恭甚有虛心相聽之意竟為元晦所尼文集答呂伯恭書云

陸子壽聞其名甚久恨未識之子澄云其議論頗宗
無垢未知今竟如何也已癸答呂子約書云陸子靜之
賢聞之蓋久然似聞有脫畧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
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旨又如何耳甲
又答呂子約書云近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全
是禪學但變其名號耳競相祖習恐誤後生恨不識
之不得深扣其說因獻所疑也然想其說方行亦未
必肯聽此老生常談徒竊憂歎而已甲東萊集與朱
元晦書云撫州士人陸九齡子壽篤實孝友兄弟皆
有立舊所學稍偏近過此相聚累日亦甚有問道四
方之意改文集答張敬夫書云子壽兄弟氣象甚好
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
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為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
實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
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私答
王子合書云前月未送伯恭至鵝湖陸子壽兄弟來

會講論之間深覺有益此月八日方分手而歸也私
求萊集答耶邦用書云祖謙自春末為建寧之行與
朱元晦相聚四十餘日復同出至鵝湖二陸及子澄
諸兄皆集甚有講論之益前書所論甚當近已嘗為
子靜評言之謂貫誦繹乃百代為學通法學者緣此
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正
是因噎廢食然學者苟徒能言其非而未能力就
實泛泛汨汨無所底止是又適所以堅彼之自信也
私南軒集答朱元晦書云陸子壽兄弟何如肯相
聽否私又答書云臨川其說方熾此尤可慮私

秋七月雲谷晦庵成

文集雲谷記

三年丙申四十七歲春三月如婺源

年譜蔡元定從既至邑宰張漢率諸生請講書於學
解復請撰藏書閣記許之而以程氏遺書外書文集
經說司馬氏書儀高氏送終禮呂氏鄉儀鄉約等書
留學中鄉人子弟日執經請問隨其資稟誨誘不倦
又作茶院朱氏譜序至六月初旬乃歸洪當與滕璘
游見水山幽靜曰儼余疇昔夢中所見也問其地對
曰名緋塘璘業也先塚在此曰故與子有神交者在
因命作亭於其上書草堂二字與之林文集答呂伯
恭書云汪丈遽至於此想同此傷歎旦夕歸婺源當
便道往哭之也又答呂伯恭書云昨承遠訪數日
間警良多熹十二日連發源更一兩
日遍走山間墳墓歸亦不能久留也

復遠祖墓

先生展墓以遠祖制置府君兆域歲久弗修為他人
所有乃言於有司而復其舊伐石崇土加修葺焉

文集祭汪尚書文

祭告遠祖墓文

文集答呂伯恭書云通問與李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彊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

夏六月授秘書省秘書郎辭不允秋八月復辭并請祠許之差管武夷山冲祐觀

行狀除秘書郎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庶退今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辭時上諭大臣欲獎用庶退執政因以先生為言故有是命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

夷山冲祐觀年譜時上諭大臣獎用薦退之士以勵風俗參政龔茂良以先生操行耿介屢召不起為言遂有此除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之節今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之時權倖羣小乘間譏毀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乃因其再辭即從其請文集辭免秘書郎狀一云右熹準六月二十一日尚書省劄子并告命一道授熹秘書郎者熹間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聖祖寤寐俊傑圖起事功片善寸長靡不收用巖穴幽隱亦弗棄遺遂使妄庸有此遭遇恩德隆重捧戴難勝豈敢飾詞遜避以孤獎拔之意然熹竊惟國家開建圖書之府所以儲蓄秀異之才選試有程未始輕授郎以奉守為職雖異典校之官然自昔相承或用以處老成者德之士如熹凡陋豈所克堪今若貪冒寵榮不自量度此必坐取嘲笑以累聖主知人之明又况頃年屢以多病不才懇辭台命已蒙聖慈洞

照肺腑蓋既憐其愛君憂國粗有獻畝夙夜之誠而又知其衰朽無庸重閔勞以官職之事故凡所以假借褒嘉惠養全活之意雖非愚賤之所當得然天地父母委曲生成之恩則有不可以終辭者此意所以懇辭適年而卒拜明命且復具以此意附奏陳謝其所以感恩自誓之誠蓋有皦然而不可欺者今乃欲因聖主前日所以假借惠養之資而遂夤緣以冒進擢無涯之寵則是古人所謂登鰲斷而左右望以罔市利者不惟士夫清議有所不貸而熹之不肯亦竊羞之是以恐懼同皇不敢祇受伏惟鈞慈憐察特為敷奏早賜寢罷元降指揮使熹愚分少安不勝幸甚熹除已將省劄告命申建寧府送軍資庫寄納外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謹狀 辭免秘書郎狀二 答韓尚書書云區區行役前月半間始得還家忽聞除命出於意望之外自視才能豈稱茲選愧懼窘迫不知所為竊妄意此必尚書丈過恩推挽之力既

而府中遽到六月十五日所賜書傳丈亦以所得別
紙垂示乃知台意所以眷念不忘者果如此私感雖
深然非本心平日所望於門下也熹獨介之性矯揉
萬方而終不能回迂疎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
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
來自甘退藏以求已志所願欲者不過修身守道以
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間以求聖賢立
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
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
也中間懇辭台命反誤寵褒初亦不敢奉承既而思
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實而欲假以閑勞惠養之
恩故少進其官益其祿而卒許以投閒似若有可受
者以故懇避踰年而終於拜受私竊以為是足以上
承朝廷之美意而下得以自絕於名宦之途自是以
往其將得以優游卒歲就其所樂而無感迫之慮矣
而事乃有大繆不然者熹亦安得默然而止言哉夫

以熹之獨介迂疎不能俯仰世俗固已聞風而疾之矣獨賴一時賢公名卿或有誤而知之然聽於下風考其行事議論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者尚多今若不辭而冒受則賓主之間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免者無益於治而適所以為辱小嘲笑之資且熹之私願所欲就者亦將汨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人亦必以為已試不驗之書而不之讀矣又況今日一出而前日所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且黯闇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知之深愛之厚則曷為不求所以伸其志全其守而必脅毆從吏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闕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若熹者向既以辭召命而得改官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此授熹若受而不辭則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遜安坐而必致之也近世以來風頽俗靡士大夫倚托欺謾以取爵祿者不可

勝數獨未有此一流耳而熹適不幸諸公必欲強之使充其數熹雖不肖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清議者得以唾罵而嗤鄙之也且熹之言此於門下有年苦言悲懇無所不至而執事者聽之藐然方且從容游談大為引重而其要歸成效則不過使之內違素心外貽深誚而後已此熹所不能識且復竊自計其生平言行必有大不相副者而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至此也深自悔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默默於門下是以敢復言之伏惟憐而察焉熹前日所報大參書怱怱不及盡此曲折故今僭易有言非獨以伸鄙意於明公亦使因是以自達於龔公也必若成命已行不欲追寢則願因其請免復畀祠官之職其於出令之體似未為失何必待其狂疾之既作然後藥之乎瞻望門牆無由趨侍情意迫切言語無倫伏惟高明垂賜矜察

冬十一月令人劉氏卒

年譜草堂劉公女也明年某月葬於建陽縣之唐石大林谷名其亭曰宰如而規壽藏於其側名其菴曰寧順

四年丁酉四十八歲夏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

年譜先生既編次論孟集義又作訓蒙口義既而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為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為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時書肆有竊刊行者亟請於縣官追索其板故惟學者私傳錄之其後集註刪改日益精密而或問則不復釐正故其去取間有不同者然辨析毫釐互有發明亦學者所當熟味也洪又集答何叔京書云孟子集解當忘已過目有差謬處切望痛加刊削警

此昏憤章甚丙戌答張欽夫書云中庸大學章句緣此略修一過再錄上呈然覺其間更有合刪處論語亦

如此草定一本未暇脫藁孟子則方欲為之而日力

未及也私答呂伯恭書云兩月間只看得兩篇論語

亦自黃直卿先為看過參考同異了方為折中紀答

胡季隨書云熹於語孟大學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

說然近日讀之一二大節目處猶有謬誤不住修削

有時隨手又覺病生此豈易事若恃一時聰明才氣

畧看一過便謂事了豈不輕脫自誤之甚耶癸卯語

錄論語集註蓋某十年前本為朋友傳去鄉人遂不

告而刊及知覺則已分裂四出而不可收矣其間多

所未穩熟誤看讀已通夫文集答張元德書云大學

等書近多改定處未暇錄寄亦有未及整頓者如論

孟二書甚恨其出之早也戊戌答孫敬甫書云南康語

孟是後來所定本然比讀之尚有合改定處未及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九

解理在解語內某集注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
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何人精義是許多言語而集
注能有幾何言語一字是一字有一字當百十字底
公都把作等閑看了聖人言語本是明白不須解說
只為學者看不出所以做出註解與學者省一半力
若註解上更看不出却如何看得聖人意出何人不可
草解說恐後學難曉故集注盡撮其要已說盡了不
須更去註腳外又添一段說話只把這箇熟看自然
曉得何人語學者曰某語孟集注添一字不得減一
字不得公仔細看又曰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節
論語集注如秤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學
者不肯用功看郭友某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中間
逐字稱等不教偏些子學者將註處宜仔細看王
那集註都詳備只是要人看無一字閒那箇無緊要
間底字越要者自家意裏說是閒字那箇正是緊要
字沈某所解語孟和訓詁註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

字字為咀嚙過此書某自三十歲便下功夫到而今
改猶未了不是草草看者增祖道集注於正文之下
正解說字訓文義與聖經正意如諸家之說有切當
明白者即引用而不沒其名如學而首章先尹氏而
後程子亦只是順正文解下來非有高下去取也章
末用圍而列諸家之說者或文外之意而於正文有
所發明不容畧去或通論一章之意反復其說切要
而不可不知也庭朱所闢集註中解有兩說相似而少
異者亦要相資有說全別者是未定也陳淳問集註有
兩存者何者為長曰使某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
底只為是二說皆通故并存之然必有一說合得聖
人之本意但不可知耳又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董
壽某釋經每下一字直是稱等輕重方敢寫出李方
某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只是解
書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道看文字不可忽略葉賀
每常解文字諸先生有多少好說話有時不敢載者

蓋他本未有這般意思在楊通文集答潘端叔書云
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功夫修得只集註屢改不定却
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山間無人錄得不得奉寄可
只用舊本看有不穩處仔細喻及却好評量也癸卯
張元德問曰語孟或問乃丁酉本不知後來改定如
何答曰論孟集註後來改定處多遜與或問不甚相
應又無工夫修得或問故不冒傳出今莫若且就正
經上玩味有未適處參攷集註更自思索為佳不可
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為是也當在丙語錄論語或問
甚好何故不肯刊行曰便是辰後不必如此文字儘多學
者愈不將做事了只看得集註儘得郭友問論語或
問曰是五十歲元本誤作前文字與今說不類當時欲
修後來精力衰那箇
工夫大後掉了耐

詩集傳成

文集詩集傳序丁酉歲用小序於前經時所作云詩錄舊序此乃先生
記後序壬寅九月讀呂氏詩記桑中篇柳辰書臨
漳所刊詩經後云鄭康成說南陔等篇遭秦而亡其
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
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愚按鄭氏謂三篇之義本
與衆篇之義合編者是也然遂以為詩與義皆出於
先秦詩亡而義猶存至毛公乃分衆義各置篇端則
失之矣後漢衛宏傳明言宏作毛詩序則序豈得為
與經並出而分於毛公之手哉然序之本不冠於篇
端則因鄭氏此說而可見熹嘗病今之讀詩者知有
序而不知有詩也故因其說而更定此本以復於其
初猶懼覽者之感也又備論於其後云淳熙庚戌冬
十月答范伯崇書云十五國風次序恐未必有急
故集傳中不敢提起歐陽公本末論甚佳亦收在後
語中矣乙未答呂伯恭書云竊承讀詩終篇想多所

發明恨未得從容以請熹所集解當時亦甚詳備後以意定所餘才此耳然為舊說牽制不滿意處極多比欲修正又苦別無稽援此事終累人也冬未又答呂伯恭書云詩說所欲修改處是何等類因書告畧及之比亦得間刊定大抵小序盡出後人臆度若不脫此窠臼終無緣得正當也去年畧修舊說訂正為多尚恨未能盡去得失相半不成完書耳璠又答呂伯恭書云詩說昨已附小雅後二冊去矣小序之說未容以一言定更俟來誨却得反復區區之意已是不敢十分放手了前論未極更須有說話也恐尊意見得不如此處却望仔細一一垂諭更容考究為如何逐旋批示尤幸并得之却難看也庚子正月又答呂伯恭書云向來所喻詩序之說不知後來尊意看得如何雅鄭二字雅恐便是大小雅鄭恐便是鄭風不應概以風為雅又於鄭風之外別求鄭聲也聖人刪錄取其善者以為法存其惡者以為戒無非教者豈

必滅其籍哉。看此意思，甚覺通達，無所滯礙。氣象亦自公平正大，無許多回互費力處。不審高明以為何如也。璵又答呂伯恭書云：「詩不知竟作如何看，近來看得前日之說，猶是泥裏洗土塊，畢竟心下未安穩。」清脫便中，求所定者，節目處一二篇一觀，恐或有所警發也。子庚答潘文叔書云：「詩亦再看舊說，多所未安。」見加刪改，別作一小書，庶幾簡約易讀。若詳考即自有伯恭之書矣。子庚答潘恭叔書云：「近再看二南舊說，極有草草處，已畧刊訂，別為一書，以趨簡約，尚未能便就也。」子庚答呂子約書云：「詩說久已成書，無人寫得，不能奉寄，亦見子約專治小序，而不讀詩，故自度其說未易合，而不寄耳。」子庚答李公晦書云：「詩說近修得國風數卷，舊本且未須出，甚善。」子庚實語錄詩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梗，序出於漢儒，反亂詩本義，且只將四字成句，底詩讀却自分曉，見作詩集傳，待取詩編排放在前面，驅逐序過後面，自作一處。

詩序東漢儒林傳分明說是衛宏作後來經意不同
都是被他壞了某又看得亦不是衛宏一手作多是
兩三手合成一序愈說愈疎詩向來鄭漁仲有詩辨
妄力詆詩序其間言語太過以為皆是村野妄人所
作始亦疑之後來仔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
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葉賀某向作詩解文字初
用小序間為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後來方知
只盡去小序便自可通於是盡滌舊說詩意方活吳
大綱集與葉彥忠書云詩傳兩本煩為以新本校舊
本其不同者依新本改正有紙卅副在內恐要帖換
也未詳其時年譜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為主其
與經文疑甲辰後外反則穿鑿為說以通之先生獨以經文為
主而訂其序之是非復為
一編附寘經後以還其舊

周易本義成

文集書臨漳所刊易經後云右古文周易經傳十二篇亡友東萊呂祖謙伯恭父之所定而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草叟之所筆受也熹嘗以謂易經本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畧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為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為一事而易之為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熹蓋病之是以三復伯恭父之書而有發焉非特為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音訓則妄意其猶或有所遺脫草叟蓋言書甫畢而伯恭父歿是則固宜然亦不敢輒補也為之別見於篇後云淳熙九年夏六月呂氏書古易從漢興言易者六家獨費氏傳古文易而不立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然則真孔氏遺書也東京馬融鄭元皆為費氏學其書

始盛行今學官所列王弼易雖宗莊老其書固鄭氏書也費氏易在漢諸家中最近古最見排摛千載之後歸然獨存豈非天哉自康成輔嗣合彖象文言於經學者遂不見古本近世嵩山晁氏編古周易將以復於其舊而其刊補離合之際覽者或以為未安祖謙謹因晁氏書參考傳記復定為十二篇篇目卷帙一以古為斷其說具於音訓云淳熙八年五月晁氏古易跋周易卦爻一象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謹第如上案晉太康初發汲冢舊冢得古簡編科斗文字散亂不可訓知獨周易最為明了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先彖象文言繫辭杜預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遠國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顏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則彖象文言繫辭始附卦爻而傳於漢歟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以彖象文言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其初費氏不列

學官惟行民間至漢末陳元方鄭康成之徒皆學費氏古十二篇之易遂止孔穎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亂占制時猶若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歟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惜哉朱子書嵩山古易跋後按晁氏此說與呂氏音訓大同小異蓋互有得失也先儒雖言費氏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然初不言其分傳以附經也至謂鄭康成始合彖象於經則魏志之言甚明而詩疏亦云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為周禮註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元本作經為註馬鄭相去不遠蓋倣其意而為之爾故呂氏於此義為得之而晁氏不能無失至晁氏謂初亂古制時猶若今之乾卦彖象并繫卦末而卒大亂於王弼則其說原於孔疏而呂氏不取也蓋孔疏之言曰

夫子所作象辭本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半退不敗
于亂先聖止經之辭及至輔嗣之意以為象者本釋
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
爻下言之此其以為夫子所作元在經辭之後為夫
子所自定雖未免於有失而謂輔嗣分爻之象以附
當爻則為得之故晁氏捨其半而取其半也其實今
所定復為十二篇者古經之舊也王弼註本之乾卦
蓋存鄭氏所附之例也坤以下六十三卦又弼之所
自分也呂氏於跋語雖言康成輔嗣合傳於經然於
音訓乃獨歸之鄭氏而不及王弼則未知其何以為
二家之別而於王本經傳次第兩體之不同亦不知
所以為說矣豈非闕哉於周易會通載此文集答呂伯
恭書云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為卜筮者斷吉
凶而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
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
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為不足

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遠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為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文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為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為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然方讀得上經其間方多有未曉處不敢強通也其可通處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註誤為高深微妙之說者如利用祭祀利用享今三狐田獲三品只是卜田則吉公則吉享則吉田是卜朝覲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田則吉公則吉享則吉伐則吉之類但推之於事或有如此說者耳凡此之類不一亦欲私識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成就也未答虞士朋書云寄示趙舍易說簡易精密恨未得一見面扣其詳也但象數乃作易根本卜筮乃其用處

之實而諸儒求之不得其要以至可細繳繞令人厭
聽今乃一向屏棄濶畧不復留意却恐不見制作網
領語意來歷似未甚便也昨於乾坤二卦畧記所疑
之一二今謾錄呈幸為詳之試因語次以盛意扣之
癸巳與趙提舉書云大抵易之書本為卜筮而作舊
亦草筆其說今謾錄二卦上呈其他文義未瑩者多
未能卒業姑以俟後世之子雲耳近又嘗編一小書
畧論象數梗概并以為獻初午丁答陳明仲書云讀
易亦佳但經書難讀而此書尤難廷老所傳鄙說當
時草草抄出未成文字然試畧考之亦可見門戶梗
概癸巳答余正叔書云歸家只看得大學與易修改
頗多義理無窮心力有限奈何惟須畢力鑽研死而
後已耳戊申答鄭仲禮書云示論讀易之說甚善熹
蓋嘗以康節之言求之而得其畫卦之次第至於經
文亦但以虛心讀之間畧曉其一二至有不可曉處
則便放下亦當粗筆其說而未成也至於畫卦揲蓍

之法則又當有一書模印以傳名曰啟蒙賅答孫季和書云示及易說意甚精密但近世言易者直棄卜筮而虛談義理致文義牽強無歸宿此弊久矣要須先以卜筮占決之意求經文本義而復以傳釋之則其命辭之意與其所自來之故皆可漸次而見矣舊讀此書嘗有私記未定而為人傳出摹印近雖收毀而傳布已多不知曾見之否其說雖未定然大概可見循此求之庶不為鑿空妄說也又嘗作啟蒙一書亦已板行不知曾見之否今往一通試看如何朝錄答劉君房書云本義未能成書而為人竊出再行模印有誤觀覽啟蒙自今觀之如論河圖洛書亦未免有剩語乙卯答楊伯起書云讀易想益有味某之謬說本未成書往時為人竊出印賣更加錯誤殊不可讀不謂流傳已到几間更自不足觀也已錄語錄某之易簡畧者當時只搭記乘文義伊川及諸儒皆已說過了某只就語脉中畧牽過這意思劉問本義何

專以卜筮為主曰且須熟讀正文莫看注解蓋古易
象象文言各在一處至王弼始合為一後世諸儒遂
不敢與移動今難卒說且須熟讀正文久當自悟
雅庚戌五月初見先生於臨漳問看易曰易未好看
易自難看先儒講解失聖人意處多又問讀詩曰詩
固可以興然亦自難先儒之說亦多失之某在費許
多年工夫近來於詩易畧得聖人之意寓餘近趙子欽
有書來云某說語孟極詳易說却太畧譬之此燭籠
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光明若能盡去其障使
之統體光明豈不更好蓋著不得詳說也李方先生
於詩傳自以為無復遺恨曰後世若有揚子雲必好
之矣而意不甚滿於易本義蓋先生之意只欲作卜
筮用而為先儒說道理太多終是翻
這窠臼未盡故不能不致遺恨云沈

五年戊戌四十九歲秋八月差知南康軍辭

年譜宰相史浩必欲起之或言宜處以外郡於是差權發遣南康軍市兼管內勸農事仍偕辦本傳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

降旨便道之任

文集辭免知南康軍狀

冬十月有旨不許辭免復辭請祠

十月奉旨不許辭免令疾速前去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即具劄子辭乞宮廟差遣文集乞宮觀劄子

十二月省劄趣之任

六年己亥五十歲春正月復請祠二十五日啟行候命

于鉛山

年譜東萊屢書勉行南軒亦謂須一出為善雖去就
出處素有定論然更須斟酌消息勿至已甚苟一向
固拒則上之人謂賢者不肯為用於大體却有害也
先生至是始有行意二十五日離家行至信州鉛山
候命寓止
崇壽僧舍

二月復請祠

陸子壽來訪

文集和鵝湖寺子壽韻云德義風流風所欽別離三
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藍輿度遠岑舊學
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只愁說到無言處不
信人間有古今語錄陸子壽自撫來信訪先生於鉛

山觀音寺子壽每談事必以論語為證如曰聖人表
人居處恭執事敬又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
也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此等
皆教人就實處行何嘗高也先生曰某舊時持論亦
好高近來漸漸移近下漸漸著實也如孟子却是將
他已到底教人如言存心養性知性知天有其說矣
是他自知道得餘人未到他田地如何知得他滋味卒
欲行之亦未有入頭處若論語却是教人存心養性
知性知天實涵養處便見得便行得也子壽看先
生解莫顯乎微云幾微細事也因歎美其說之善曰
前後說者連莫見乎隱一滾說了更不見切體處今
如此分別却是使人有檢點處九齡自覺力弱尋常
非禮念慮固能常常警策不使萌於心然志力終不
免有怠時此殆所謂幾微處須檢點也先生曰固然
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
至灑掃應對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即

教做對少大即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某富思
欲做一小學規使人自小教之便有法如此亦須有
益先生曰只做禪院清規樣亦自好子壽言孔子
答葦弟子所問隨其材答之不使聞其不能行之說
故所成就多如克己復禮為仁唯以分付與顏子其
餘弟子不得與聞也今教學者說著便令克己復禮
幾乎以顏子望之矣今釋子接人猶能分上中下三
根云我則隨其根器接之吾輩却無這箇先生曰此
說固是如克己之說却緣眾人皆有此病須克之乃
可進使肯相從却不誤他錯了路設若教他釋子輩
來相問吾人使之克己復禮他還相從否子壽云他
不從矣曰然則彼所謂根器接人者又如何見得是
與不是解後却錯了不可知俱余推余文集答呂伯恭書
云近兩得子壽兄弟書却自訟前日偏見之說不知
果如何成又答呂伯恭書云子壽相見其說如何子
靜近得書其徒曹立之者來訪氣質儘佳亦似知其

師說之誤持得子靜答渠書與劉淳叟書却說人須
是讀書講論然則自覺其前說之誤矣但不肯翻然
說破今是昨非之意依舊遮前掩後巧為詞說只此
氣象却似不佳耳肥又答呂伯恭書云子靜學生
又有與國萬人傑字正淳者亦佳見來此相聚云子
靜却教人讀書講學亦得江西朋友書亦云然此亦
皆濟事也子庚又答呂伯恭書云子壽兄弟得書子靜
約秋涼來游廬阜但恐此時已換却主人耳渠兄弟
今日豈易得但子靜似猶有舊來意思聞其門人說
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然其勢久之亦必
自轉回思鵝湖講論時是甚氣勢今何止什去七八
耶子庚東萊集與朱元晦書云陸子壽前日經過留
此二十餘日幡然以鵝湖所見為非甚欲著實看書
講論心平氣下相識中甚難得也子庚文集答曹立之
書云錄示陸兄書意甚佳近大治萬正淳來訪亦能
言彼講論曲折大概比舊有間矣但覺得尚有魚主

舊說以為隨時立教不得不然之意似此意思却似漸有掩覆不明白處以故包顯道輩仍主先入尚以讀書講學為充塞仁義之禍此語楊子直在頃亦云傅夢泉者揚眉瞬目云云恐不若直截剖判便令今是昨非平白分明使學者各洗舊習以進於日新之功不宜尚復疑貳秘藏以滋其惑也祭陸子壽教授文云學匪私說性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鵲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瑩於胸次卒紛繳於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辨屈又知兄必將返而深觀遂逡巡而旋返悵猶豫而盤旋別未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予言之可懷逮余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

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益曠歲
以索居僅尺書之兩通則杖履之肯綮或慰滿乎余
衷屬者乃聞兄病在牀亟發書而問訊並裹藥而攜
將曾往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驚失聲而聞涕沾
予袂以淋浪嗚呼哀哉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
人之不淑屢興吾道之深嘆唯兄德之尤粹儼中正
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耶
嗚呼哀哉兄則已矣此心實存炯然參倚可覺情昏
孰泄予哀一慟寢門絨辭千里備此一尊子壽以庚
子九月二
日平凡答呂伯恭書云子壽復為古人可痛可傷不知
今年是何氣數而吾黨不利如此也又答呂伯恭
書云子壽云亡深可痛惜吾道不振此天也奈何奈
何答傳子淵書云荊州云亡忽忽歲晚比又得青
田教授陸兄之訃吾道不幸乃至於此每一念之痛
恨無窮
俱庚

三月省劄復趣行是月晦赴上

斗譜到任首下教三條一以郡土瘠民稀役煩稅重求所以寬卹之方俾士人父老僧道民人有能知利病之源者悉具以陳二俾士人鄉人父老歲時集會教戒子弟使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篤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恤以成風俗之美三俾鄉黨父老各推擇其子弟之有志於學者遣詣學宮以暇時與教官同共講說經旨以誘掖之庶長材秀民為時而出洪先生每四五日一詣學宮為諸生講說疊疊不倦郡之有賢德者禮之以為學職士風翕然丕變
李本

立濂溪周先生祠于學宮以二程先生配又立五賢

祠

年譜先是移文教授司戶以為蒙恩假守界付民社
 將使宣明教化敦厲風俗非徒責以簿書期會而已
 其為訪尋陶威公侃謝文靖公安陶靖節先生潛前
 朝孝子司馬昌司馬逆義熊仁瞻義門洪氏等遺跡
 與夫白鹿洞學宮之廢址濂溪先生周公西澗先生
 劉公父子了翁先生陳公祠宇之有無並核其實以
 告至是乃立周先生祠以二程先生配其陶靖節潛
 劉西澗父子屯田員外郎劉恕道原之李公擇尚書李
 陳了翁諱議子屯田員外郎劉恕道原之李公擇尚書李
 堂祀之榜曰五賢堂記洪本則諸祠尤祠延之為記
 文集知南康榜文又牒

夏五月遣使祭唐孝子熊仁瞻之墓

修復劉屯田墓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壯節亭記始至訪求先賢遺跡得故尚書屯田員外郎劉公凝之墓於城西門外草棘中爲作小亭於其前立門牆謹扁鐫以限樵牧

用歐陽公語名其亭以壯節

文集告熊孝子墓文

祭屯田劉居士墓文

壯節亭記

請祠不報

作卧龍菴祀諸葛武侯

年譜菴在廬山之陽五老峯下捐俸錢屬西原隱者崔嘉彥重其役繪諸葛武侯像於堂中書武侯制表
中語洪毅忠壯忘身憂國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一十六字於楣間後又越數百步面龍潭作亭爲吏民禱
禱之所時歲適旱禳以爲龍之淵卧者可以起而天行矣因榜曰起亭

洪本

文集卧龍菴記

文集答呂伯恭書云四五日一至學中為諸生誦說只此一事猶覺未失故步又答呂伯恭書云學中畧為說大學近已終篇今却只是令教官挑覆所授論語諸生說未到處畧為發明亦未嘗輒升講座侵官讀告如來教所慮也但如文翁常衮之為區區志願止於如此耳政事固欲簡靜但今時仕宦之人不務恤民多是故縱吏胥畏憚權豪凡有公事畧加點檢無不坐此二病者勢不得已須差擇一二根治此外則不敢有毫毛之擾財賦適諸縣皆不得人弛廢殊甚為丞佐所迫亦不免使人吏監禁斷遣然思為縣者亦豈不欲了辦財賦見知州郡何苦如此逋慢想亦是有做不行處每握筆欲判此等文字未嘗不慨然太息也又云修造事學中二祠只是因舊設像無地步可起造其他方作得劉凝之菴亭並門凡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此等皆用初到送代者折送香藥及逐月供給中不應得者椿管為之不敢破使官錢至如前書所說卧龍菴又自用俸錢亦不敢破此錢矣

六月奏乞減星子縣稅錢

具狀奏請本軍諸縣大抵荒涼而星子尤甚因官吏節次增起稅額及和買折帛數目浩瀾人戶盡力供輸有所不給乞賜蠲減事下戶部

請祠不報

秋七月以庶僚不合用劄子申省自劾

行狀先生在任嘗用劄子奏事後因臺諫言用劄子非舊制遂申乞罷黜

八月嚴別籍異財之令

文集答呂伯恭書云郡事比亦甚簡靜間以兩縣破壞不免暫易其人即日詞訟便減十七八今或至竟日而無訟者亦緣畧鋤去一二亂此生訟者之故戒令勸率民間亦肯相信如舉行別籍異財之令父子復合者數家初恐未必從令不意其能爾也

文集曉諭兄弟爭財產事

冬十月復建白鹿洞書院

書院乃唐隱士李渤所居當時學者多從之遊遂立齋舍五代時李氏為建官師給田贍養徒眾甚盛太平興國中當蒙詔賜九經而官其洞主咸平中有勅重修其後淪壞日久莽為邱墟乃為訪求遺址屬教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授楊大法星子令王仲傑重建書院於其地明年三月訖功率賓佐合師生修釋菜之禮以告於先聖先師又奏乞賜書院勅額及太上皇帝御書石經板本九經註疏并徧求江西諸郡文字藏之又置田以瞻學者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臂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覓日乃反文集白鹿洞書院學規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右修身之要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右接物之要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

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鈎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為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己淺矣而其為學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故不得而畧也諸君其亦念之哉東萊呂公白鹿洞書院記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熹行眠陂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洞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僚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送几經俾生

徒肄業之地也書院設於南唐其事至鮮淺太宗於
汎掃區宇日不暇給之際獎勸封殖如恐弗及規摹
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宮圯於寇戎者斧斤之聲
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
徒之耻哉郡雖貧薄廟不能築屋數楹上以宣布本
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續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
乃屬軍學教授楊君大法星子縣令王君仲傑董其
事又以書命祖謙記其成祖謙竊聞之諸公長者國
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尚寡漸而向平文
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山林即閒曠以講授大師多至
數十百人嵩陽巖麓睢陽及是洞為尤著天下所謂
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命之祿扶錫
之扁榜所以寵綏之者甚備當是時士皆上質實下
新奇敦行義而不偷守訓詁而不鑿雖學問之淵源
統紀或未深究然甘受和白受采既有進德之地矣
慶厯嘉祐之間豪傑並出講治益精至於河南程氏

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孔孟之教始終條理於是乎可考熙寧初明道先生在朝建白學制教養考察賓興之法網條甚悉不幸王氏之學方興其議遂格有志之士未嘗不嘆息於斯也建炎再造典刑文憲浸還舊觀闕洛緒言稍出於黜棄剪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力之實躡等陵節忽近慕遠未能窺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聖賢之病如是洞之所傳習道之者或鮮矣然則書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盍相與揖先儒淳固慈實之餘風而遵守離經辨志之始教由博而約自下而高以荅揚熙陵開迪樂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於考方志紀人物亦有土者所當謹若李濬之之遺跡固不得而畧也侯於是役重民之勞賦功已狹率捐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則有餘矣興廢始末具於當途執事所記者皆不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文恭白鹿洞賦

白鹿洞牒

白鹿洞成告先

是月申省自劾

申省狀言屬縣今秋有旱傷處不惟失於檢放而催理舊欠過於嚴急遂致人戶流移乞特與敷奏早賜罷黜以為遠近牧守之戒十二月又以未蒙處分復申省自劾

申請賜晉太尉陶威公廟額

申轉運使狀云據都昌縣稅戶等言公始家鄱陽後徙潯陽見有遺跡在本軍都昌縣界及本軍城內都昌縣有廟二所水旱禱禳皆有感應乞加封號又據本縣繳到江南劉義仲所撰公贊撫州吳淝所著辯論所以發明公之心迹尤為明白有補名教理宜褒顯而公位登三事爵冠五等當時所以品節尊名者

已稱其行事之實今據士民陳請欲乞朝廷評酌
採其行事特賜廟額以表忠義更不別賜爵號

七年庚子五十一歲春正月請祠不報

二月復奏乞免星子縣稅錢

去歲六月奏事下戶部戶部下之漕司責以上供對
補乃復上奏州郡公私匱乏不能相救是以有此奏
請今乃限以對補勢無從出不過剗肉醫瘡以欺天
閭人非惟無益而反有害欲望聖慈直賜蠲放施行
計其所捐不過紬絹一千五十餘匹錢二千
九百餘貫而可以少寬斯人使得安其生業
文鼎乞蠲減星子縣稅錢第二狀第一狀附

南軒張公訃至罷宴哭之

文集祭張敬夫殿撰文云嗚呼敬夫遽棄余而死也耶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蔽莫予聞各莫予剖蓋自從公而觀於大業之規模察彼羣言之紛糾於是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厲以死守也丙戌當作丁亥之冬風雪南山解袂趨州今十五當作四年公試畿輔公當作入書荆楚省公牧于南我遊巖崩顯晦殊迹心莫與同書疏難惻鬼神可通公尹江陵我官廬嶽驛騎相望音問逾數去臘之窮有來自西告我公疾手書在攜我觀於時神理或僭是疾雖微已足深念亟遣問訊閱月而歸叩函發書歎叱歔歔時友曹子實同我慶揮涕請行誼不忍留曾行未幾公訃果至張侯適來相向反袂嗚呼敬夫竟棄予而死也耶惟公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為軍民之所屬望內為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十駕之弗及蓋未必終日言而可盡也矧聞公喪痛徹心膺誠詞寄哀不遑他語顧聞公之臨絕手

遺疏以納忠召賓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
正而斃者又凜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為吾道
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於宸聰又聞公於此時屬其
弟以語子用斯文以為寄意懇懇而無餘顧何德以
堪之然敢不竭其庸虛并矢詞以為報尚精爽其鑒
茲嗚呼哀哉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云維淳熙七年
歲次庚子六月癸未朔六日丁亥其位朱熹聞故友
敬夫張兄右文修撰大葬有期謹遣清酌時羞奠於
柩前南望拜哭起而言曰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
絕而莫繼得周翁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
輟響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
嗟惟我之與兄昭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
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為非亦有兄之所
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鄉而終悟其偏亦有早
所同濟而晚得其味蓋纖紛徃反者幾十餘年末乃
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賢之秘近

則進修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固已洞照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竊窺其一二然兄喬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湏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媿嗚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違其心予亦見縻於斯而所願將不遂也政使得間以就其書是亦任左肱而失右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予復何心於此世也惟修身補過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於下地也聞兄之葬而不得臨獨南望長號以寄此酌也惟兄憐而鑒之尚陰有以輔予之志也嗚呼哀哉神道碑云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後為之則皆

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年譜南軒卒於江陵府治疾革時弟定叟求教南軒曰朝廷官職莫愛他底一友在左右扶掖求教南軒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語訖而逝洪文集答呂伯恭書云欽夫竟不起疾極可痛傷熹前月初遣人請祠未還今又專人再懇勢必可得只俟命下便自此便道一過長沙哭之也又答呂伯恭書云荊州之訃前書想已奉聞兩月來每一念及之輒為之泣然朋舊書來無不相弔吾道之衰乃至於此為將奈何又答呂伯恭書云欽夫之逝忽忽半載每一念之未嘗不酸噎同志書來亦無不相弔者益使人慨歎蓋不惟吾道之衰於當世亦大有利害也今日方再遣人往致葬奠臨風哽愴殆不自勝計海內獨尊兄為同此懷也祭文一篇謹錄呈蓋欽夫向嘗有書來云見熹諸經說乃知閒中得就此業殆天意

也因此畧述向來講學與所以相期之意而歎吾道之孤且窮於欽夫則不能有所發明也張敬夫文集序云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中間董相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為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之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爰自國家南渡以來乃有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倡明大義以斷國論侍讀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於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若近故荊州牧張侯敬夫者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

然於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寄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既沒其弟定叟哀其故藁得四巨編以授予曰先兄不幸早世而其同志之友亦少存者今欲次其文以行於世非子之屬而誰可予受書愀然開卷亟讀不能盡數篇為之廢書太息流涕而言曰世復有斯人也耶無是人而有是書猶或可以少見其志然吾友平生之言蓋不止此也因復益為求訪得諸四方學者所傳凡數十篇又發吾篋出其往還書疏讀之亦多有可傳者方將為之定著繕寫歸之張氏則或者已用別本摹印而流傳廣矣遽取觀之蓋多向所講焉而未定之論而凡近歲以來談經論事發明道要之精語反不與焉予因慨念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蚤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

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疏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顧以序次之不時使其說之出於前而棄於後者猶得以雜乎篇帙之間而讀者或不能無疑信異同之惑是則予之罪也已夫於是乃復亟取前所蒐輯參伍相校斷以敬夫晚歲之意定其書為四十卷嗚呼使敬夫而不死則其學之所至又豈予之所得而知哉敬夫所為諸經訓義唯論語說晚嘗更定今已別行其他往往未脫藁時學者私所傳錄敬夫蓋不善也以故皆不著其立朝論事及在州郡條奏民間利病則上意多鄉納之亦有頗施行者以故亦不著獨取其經筵口義一章附於表奏之後使敬夫所以堯舜吾君而不愧其父師之傳者讀者有以識其端云淳熙甲辰十有二月辛酉 答何叔京書云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

分明不為言句所桎梏只為合下八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也

戎荅石子重書云欽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遊之久反復間益為多但其天資明敏初從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湘中學子從之遊者遂一例學為虛談其流弊亦將有害比來頗覺此病

戎荅范伯恭書云欽夫日前議論傷快無涵養本原工夫終覺應事匆匆熹亦近方覺此病不是小事也

黻荅呂伯恭書云長沙三兩月不得書邵武有孟子說不知所疑云何預以見告洵得本考之也然此等文字流傳太早為害不細昨見人抄得節目一兩條已頗有可疑處不知全書復如何若洙泗言仁則固多未合當時亦不當便令盡板行也

戎又荅呂伯恭書云欽夫近得書寄語解數段亦頗有未合處然比之向來收斂慙實則已多矣

戎與劉子澄書云荆州論語甚改得好比舊大本不干事若不死更長進

深可痛惜伯恭詳審穩當有餘却不及此公之俊偉

明快也

別集

答呂士瞻書云南軒辨呂與叔中庸其

間病多後本已為刪去矣但程先生云涵養於未發

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語切當不可

移易則欽夫之說亦未為非但其意一切要於閑處

承當更無程子涵養之意又自為大病耳渠後來此

意亦改晚年說話儘不干事也

辰甲語錄欽夫見識極

橫

高却不耐事伯恭學耐事却有病

學皆疏畧南軒疏畧從高處去伯恭疏畧從卑處去

沈南軒論語初成書時先見後十篇一篇一切寫去與他

說後見前十篇又寫去後得書來謂說

得是都改了孟子說不曾商量

不知何人

三月請祠不允

修學申乞以泗水侯從祀

申省狀云昨因修葺軍學見從祀神位名號差舛具
狀申尚書禮部准本部降到見行從祀神位名號已
奉安訖而泗水侯孔鯉獨未得在從祀之列欲望朝
廷特賜詳酌將泗水侯列於從祀位在七十子之後
沂水侯孔伋之前庶幾
孔門之賢悉登祀典
文集乞以泗水侯從祀先聖狀

申乞頒降禮書

申禮部狀云今州縣春秋釋奠祈報社稷及祀風雨
雷師壇壝器服之度升降跪起之節無所據依循習
苟簡而臣民之家冠昏喪祭亦無頒降禮文可以遵
守欲乞特賜申明明檢會政和五禮新儀內州縣臣民
合行禮制鏤板行下諸路州軍其壇壝器服制度亦
乞彩畫圖本詳著大小高低廣狹淺深尺寸行下以

憑遵守又乞增修禮書狀云禮部符下政和五禮祭祀儀式竊嘗參考頗未詳備又近者禮部奏請編類州縣臣民禮儀鏤板頒降竊慮其間未詳備處將來奉行或致牴牾今具如後如有可採乞賜施行

文集乞頒降禮書狀

乞增修禮書狀

夏四月申減屬縣木炭錢

本軍木炭錢元係交納本色紹興年間改折納錢以稅絹紐折比之紬絹計增一倍比之本色計增三倍重困民力到任之初即申提點坑冶司乞與裁減又具狀申省准省劄下泉司指定至是泉司奏下凡三屬縣歲減二千

緡提點坑冶司號泉司

文集論木炭錢利害劄子一

劄子二

劄子

三

應詔上封事

行狀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為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討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唯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實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今日將帥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廝役凡流所得差遣為費已是不貲到軍之日唯望哀歛刻剝以償債負總餽餉之任者亦皆倚負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為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然則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必盡反前之所為然後乃可革也投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苞苴直請託之私而刻剝

之風可革務求忠勇沈毅實經行陣之人則可以革
輕授非才之弊而軍士畏愛蒐閱以時竄名冗食者
不得容於其間又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
領屯田之事付以重權責以久任則可以漸省列屯
坐食之兵稍損州縣供軍之數軍節既覈屯田既成
兵民既練州縣事力既紓然後可以禁其苛歛責其
寬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
矣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正紀綱者蓋天下之紀
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
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
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
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
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
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
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謹言
而安於私讐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

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置清顯
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
陛下之財命卿置相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
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
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
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畧能警迓其徒黨之
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
橐窞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
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
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
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
而壞之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
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復宗廟之讐恥又何時而可
雪耶文集答呂伯恭書云前日妄發本期密贊聖聰
昨日乃聞降付後省不密失身從是始矣然業已致
身事主生死禍福唯其所制非已所得專也此間只

有三五擔行李及兒甥一兩人去住亦不費力但屏
息以俟雷霆之威耳前日如自明諸人文字及近習
者皆不降出此乃付外又不可曉區區愚忠猶不能
無冀倖於萬一耳庚子與江東陳帥云熹跼賤狂瞽
之言意謂必觸雷霆之怒今聞已降付後省矣是明
主固優容之但此章宣露賤迹自是愈孤危矣陳帥
與周參政劄子云蒙諭謬妄所陳聖旨乃有假借納
用之意自惟疏賤不宜得此悚戴之私殆未易以言
語既也然前事不聞有所施行後事更被詰問反若
以遲滯之罪罪之者惜乎聖主虛心受言之美未有

以見於行事之

實也

周參政必大

文集庚子應詔封事

請祠不報

秋七月再奏南康軍旱災

大修荒政

年譜是夏大旱盛暑中禱祠山川却蓋暴露蔬食踰月恐懼憂勞無頃刻暇至秋計苗失收七分以上乃竭力措置為荒政備首諭小民安分著業以待賑恤毋得輕有流移令主戶各存恤其客戶有餘米平價出糶以濟鄉閭其有措借出放亦許自依鄉例將來填還不足官司為責償如有違令閒糶者當根究施治其貧民妄行需索鼓衆作鬧定當重作行遣又計度本軍別無儲積常平米斛甚少乃兌借上供官錢二萬四千餘貫糶米一萬一千餘石以備賑糶又以賞格勸諭富室得米一萬九千石賑給饑民又奏乞留六年未起米及本年檢放外餘米盡行撥賜又乞令轉運常平兩司將所管常平義倉通融支撥應副

軍糧又乞許依分數放免外其今年夏稅未納錢帛
權行倚閣俟來年蠶麥成熟却隨新稅帶納本年苗
米四萬六千五百餘石檢放三萬七千四百餘石又
奉旨三等以下人戶零欠夏稅並與倚閣放數既寬
以故民無流移凡荒政涉冬皆已有緒洪語錄先生
因說賑濟曰平居湏是修陂塘始得到得旱了賑濟
委無良策然下手得早亦得便宜在南康時才見旱
便剗刷錢物庫中得三萬來貫準擬糴米添支官兵
却去上供錢內借三萬貫糴米賑糴早時糴得却糴
錢還官中解發是以不闕事舊來截住客船糴三分
米至於客船不來某見官中及上戶自有米遂出榜
放空船米自便不糴客船米又且米價不甚貴勝
行狀至邵慙惻愛民如己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
屬邑星子土瘠稅重乞從蠲減章凡五六上歲值不
雨請求荒政凡請於朝言無不盡官物之極放倚閣
蠲減除豁帶納如秋苗夏稅木炭月椿經總制錢之

屬各視其色目為之條奏或至三四不得請不已並
奏請截留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撥錢米充軍糧備
賑濟中嚴隣路斷港遏糴之禁選官吏授以方畧俾
視境內具知荒歉分數戶口多寡蓄積虛實通商勸
分多所全活其施設次第人爭傳錄以為法訖事奏
乞依格推賞納粟人者凡數四先生視民如傷至姦
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
少貸由是豪強歛戢閭里安靖

文集奏南康軍早傷狀

再奏南康軍早傷狀

乞放免租稅及撥錢米充軍糧賑濟狀

乞截留米綱充軍糧賑濟狀

奏推廣御筆指揮

二事狀

奏借兌上供官錢糴米并乞權行倚閣

夏稅錢帛狀

乞撥賜檢放外合納苗米充軍糧

狀 奏勸諭到賑濟人戶狀

中南康早傷乞

放租稅及應副軍糧狀

中南康早傷乞倚閣夏

稅狀

乞聽從民便納錢絹劄子

乞禁保甲

擅開集劄子

報經總制錢數目劄子

乞減

移用錢額劄子

乞行遣欄米官吏劄子

乞

申明閉糴指揮劄子

乞撥兩年苗稅劄子

與星子諸縣議荒政

勸諭救荒與江東陳

帥畫一劄子

俊卿

與江東王漕劄子

師愈江東陳

與漕司畫一劄子

即王

乞除豁經總制錢及

月椿錢

狀

九月申請修築沿江石堤

劄子云本軍邊臨大江舊有石砌隄寨堰住西灣水
汊藏泊舟船每歲錢糧綱運並商榷舟船俱於寨內
注泊雖值風濤亦免沈溺公私兩便自紹興以來不
暇開修逐年風浪砌石捐動寨內沙土填塞重載舟
船不免於石寨外江心排泊每有大風震作漂溺人
船不容極救拋失官私錢物不可勝計今緣本軍旱

傷細民歛食準紹興年令災傷州縣可以募人興工者預行檢計工料奏聞本軍已委官檢計合用工料具申轉運使衙取撥窠名錢米雇募人工修葺使饑民就役不致缺食而公私舟船得免沉溺之患文集乞支錢米修築石堤劄子 乞催修石堤劄子

八年辛丑五十二歲春正月開場濟糴

年譖先是預戒三縣每邑市鄉村四十里則置一場以待賑糴合為三十五場乃選見任寄居指使添差監押酒稅監廟等大小使臣三十五員各監一場以轄賑糴而分委縣官巡察之以戢減尅乞覓之弊至是人戶赴場就糴其鰥寡孤獨則用常平米依令賑濟又慮農事將起民間乏錢則凡合糴者皆濟半月大人一斗五升小兒七升五合皆一頓與之都昌無米則自郡運而往千里之內莫不周浹閏三月望以

二麥秀茂食新不遠糶濟結局凡活饑民大人一十萬七千六百七口小兒九萬二百七十六口其施設次第人爭傳錄以為法時孝宗臨御久垂意恤民凡所奏請無不盡可至撥借上供錢物糴米賑糶復求旱餘苗米亦盡得之以故得行其志民無流移捐瘠之患

洪本

二月陸子靜來訪

昨講子靜來訪請書其兄教授墓誌銘先生率僚友諸生與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升講席子靜以君子小人喻義利章發論先生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請書於簡以諗同志

洪本

文集

跋

陸子靜白鹿洞書

堂講義云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

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

日丁亥熹率僚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洞書堂請得

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

明敷暢則又難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
痼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
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
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於入德之方
矣附陸子靜語義九淵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
自棄而頑鈍疏拙學不加進每懷愧惕恐卒負其初
心方將求鍼砭錫磨於四方師友冀獲開發以免罪
戾比來得從郡侯秘書先生至白鹿書堂羣賢畢集
瞻觀盛觀竊自慶幸秘書先生教授先生不察其愚
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顧惟庸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三
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平昔之所感以應嘉命
亦幸有以教之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章
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已
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九淵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
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
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

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
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
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免於此然場屋之
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何如耳非所以為君子小
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
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嚮
則有與聖賢相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唯官資
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家民隱以無
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
得無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
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然為之疾心痛
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
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習中
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
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
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

殊志願與諸君子勉之以毋負其意文集答呂伯恭書云子靜到此數日所作子壽埋銘已見之叙述發明此極有功卒章微婉尤見用意深處歎服歎服子靜近日講論比舊亦不同但終有未盡合處幸其却好商量亦彼此有益也三月又答呂伯恭書云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為學之弊病多說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即只是定本熹因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為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為多是邪意見閑議論故為學者之病熹云如此却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著邪字閑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却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概揮斥其不為禪學者幾希矣渠雖唯唯終亦未竟窮也子靜之病恐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些禪底意思又自主張太

過酒說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至此如所
喻陳正已亦其所訶以為溺於禪者熹未識之未知
其果然否也大抵兩頭三緒東出西沒無捉撮處從
上聖賢無此樣轍方擬湖南欲歸途過之再與仔細
商訂偶復蹉跌未知久遠竟何如也然其好處自不
可掩覆可敬服也他時或約與俱詣見相與劇論尤
佳俟寄書扣之或是來春始可動也辛丑語錄謂楊
道夫曰曾見子靜義利之說否曰未也曰這是他來
南康某請他說書他却說這義利分明是說得好如
云今人只讀書便是為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
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為利說得來
痛快至有流涕者今人初生稍有知識此心便恁疊
疊地去了干名逐利浸浸不已其去聖賢日以益遠
豈不深可痛惜楊道子靜只是拘伊川云唯其深喻
是以篤好子靜必要云好後方喻看來人之於義利
喻而後好也多若全不曉又安能好然好之則喻矣

畢竟伊川說占得多勝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
為意見某曰那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靜
說此是閒議論某曰閒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
不可不議論又曰大學不曾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
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邇言論語無
意只是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又曰他之無意
見只是不理會理只是胡撞將去若無意見成甚麼
人在這裏節文集答林擇之書云此中見有朋友數
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樸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
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已在人都不得力
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檢點氣習偏處意
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著工夫
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
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
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
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

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子與吳茂實書云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
義以為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工夫
全少點檢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
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老
兄徧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
却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
氣象皆儘好却是先於性情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
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於怪異
耳若去其所短集其所長自不害為入德之門也然
其徒亦多有主先入不肯舍棄者萬曹二君却無此
病也子與答符復仲書云所喻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
但意所疑以為近利者即便捨去可也向後見得親
切却看舊事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
見陸文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
多疑多問却轉迷惑也

後

庚子附陸子靜與符復仲書

常俗汨沒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聲色嗜欲之間喪失其良心不顧義理極為可哀今學者但能專意一志於道理事事要都是不肯徇情縱欲識見雖未通明行事雖未中節亦不失為善人正士之徒更得師友講磨何患不進未親師友亦只得隨分自理會但不陷於邪惡亦自可貴若妄意強說道理又無益也文集答項平父書云示論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然所警於昏惰者為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仔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為已為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

卯答陳膚仲書云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見聞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工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

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衆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

三月除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待次

年譜初到南康有任滿奏事之旨將滿廟堂議遣使蜀上意不欲其遠去遂除此職然猶待次先生愛君之誠深願見上以罄生平之蘊既不獲前乃奏本職四事一請勿拘對補之說特旨蠲減星子縣稅二請照賞格補授諸出粟人使民間早得為善之利三請凡被災之郡盡今年毋得理積年舊欠而去年倚閣夏稅乞與蠲放其上二等入戶亦有出粟減價賑糶而不及賞格者亦請許其多作料數帶補去年夏稅殘欠四請降勅賜白鹿洞書院額及頒賜太上皇帝御書九經註疏印本等書

洪本

文景繳納南康軍任滿合奏稟事件狀

閏三月二十七日去郡東歸

耳謬先生治郡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暴細民撓法害政者亦必繩治不少貸元以厚人倫美教化為急務風俗丕變文學行義之士彬彬出焉樗語錄先生曰某南康臨罷有躍馬於市者踏一小兒將死某訊而禁之次日杖之譙樓下偶一相識云此是人家子弟何苦辱之某曰人命所係豈可寬弛若云子弟得躍馬踏人則後日將有甚於此者矣況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佑善良抑挫豪橫乃其職也縱而不問其可得耶後某罷諸公相餞於白鹿某為極口說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一段今人為秀才者便主張秀才為武官者便主張武官為子弟者便主張子弟其陷溺一至於此楊道

夏四月過江州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

年譜劉子澄請為諸生說太極圖義濂溪曾孫正卿
彥卿元孫濤為設食於光風霽月之亭渡湖口而歸
是月壬戌還家洪本又集答呂伯恭書云閏三月二十
七日方得合符而歸替後只走山南山北旬日拜謁
濂溪書堂以四
月十九日至家

秋七月除直秘閣三辭

年譜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故除先生以前所勸出
衆人未推賞辭九月告下復辭不允又辭行狀除直
秘閣凡三辭皆以前所奏納
衆人未推賞難以先被恩命

文集辭免直秘閣狀一

狀二

狀三

八月東萊呂公計至為位哭之

文集祭呂伯恭著作文云嗚呼哀哉天降割於斯文
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敬夫令者伯恭胡為又至於
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後生將
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耶經說將誰使之繼事
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孰為之箴而過
將誰為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曷為不使我失聲而
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著龜之智而處之
若愚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納胸有雲夢之富而不
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之所難
而未足以議兄之彷彿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
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為
訐秉義以飭躬而恥為介是則古之君子尚或難之而
吾伯恭猶歆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
量閎廓既海納而川亭宜澄清而撓濁矧涵濡於先

訓紹文獻於厥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之化進位於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敷施何遭時之不遂遽縈疾而言歸慨一卧以三年尚左圖而右書聞逍遙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零衆咸喜其有瘳冀卒據其素蘊不惟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恫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兄辱與遊講摩深切情義綢繆粵前日之枉書尚粲然其手筆始言沈痼之難除猶幸死期之未即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昔騰賤而有約蓋今命駕以來遊欣此旨之可懷懷訃車而偕至考日月之幾何不旦暮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也耶吾道之衰乃至此耶既為位以泄哀復緘辭以寓冀冀嗣

歲之有間尚前言之可踐嗚呼哀哉尚饗年譜先生
稱伯恭舊時性極褊因病中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
於人有省遂如此好又曰讀書如伯恭方可為變化
氣質至是東萊與南軒相繼下世深痛斯文之不幸
既為位而哭又遣奠於其家 呂公定周易為十二
篇以復古經之舊先生深喜而從之又謂大事記自
成一家之言有補學者故祭文中有事記將誰使續
之語蓋歎其難繼也洪文集與劉子澄書云伯恭逝
去令人悲痛不可言計報中必已見之傷悼之懷相
與同之也去年方哭敬夫今伯恭又如許吾道之衰
一至於此不知天意如何吾人不可不自勉未死以
前協力支撐也別集又與劉子澄書云目前為學緩
於反已追思凡百多可悔者前時猶得敬夫伯恭時
惠規益得以警省二友云亡耳中絕不聞此等語因
循偷惰安得不至於此今乃深有望於吾子澄也
答詹帥書云伯恭大事記甚精密古今蓋未有此書

若能績而成之豈非美事但恐其所謂經世之意者
未離乎功利術數之間則非筆削之本意耳浙中近
年怪論百出駭人聞聽壞人心術強者唱弱者和淫
衍四出而頗亦自附於伯恭常為深歎息也王寅
之語錄伯恭說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李開看大
事記曰此書甚好考訂得仔細大勝詩記何人文集
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跋呂伯恭書說附東來集
與朱元晦書云詳觀來論激揚振厲頗乏廣大溫潤
氣象若立敵較勝負者頗似未宏不可不省察也庚寅
又與書云大凡人之為學最當於矯揉氣質上做工
夫如懦者當強急者當緩視其偏而用力焉以吾文
英偉明峻之資恐當以顏子為樣轍回擒縱低昂之
用為持養歛藏之功斯文之幸也庚寅又與書云張五
十文祭文讀之泫然不惟痛逝者之不可作又竊以
窺任道之心屹然益堅幸甚願益勉之使宏太平粹
則見諸行事垂諸方冊皆可以為後世模範吾道之

幸也大抵東賦偏處便使消磨得九分觸事遇物此
一分依前張旺要須融化得盡方可耳張文集答張
敬夫書云傷急不容耐之病固亦自知其然深以為
苦而未能革若得伯恭朝夕相處當得減省但地遠
不能數見
為恨耳紀

是月改除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年譜時浙東薦饑宰相王淮薦先生提舉浙東常平
茶鹽公事先生以上軫宸慮遂拜命不敢辭即日單
車就道復以南康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仍乞奏
事十月堂帖報南康納粟賞行遂受職名
文集除浙東提舉乞奏事狀

冬十一月己亥奏事延和殿

年譜先生去國二十年既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夫修德任人之說上為動容竦聽因條陳救荒之策並南康兩事共七劄上之特行狀入對具一言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畧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與業之廣未及於地與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與刑之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幸免與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與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與直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與德義之風未著而污賤者騁與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與夫必有是數者然後足以召災而致異其二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將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

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墮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徃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其三言拔荒利害如州縣旱傷早行檢放從實蠲減勸諭人戶賑糶務得其平納粟之人早行推賞所納米數乃減其半乞撥豐儲倉米

三千餘萬石以備濟糴州縣新舊官物並且住催紹興丁身等錢預行蠲放及免米商力勝稅錢量立賞格官吏違慢者奏劾昏病者別與差遣仍差選得替待闕官廟持服官員時暫管幹其四言水旱三分以上第五等戶免檢並放五分以上第四等戶依此施行乞行著令及請頒行社倉條約於諸路其五言紹興和買乞議革其弊其六言南康嘗乞蠲減星子租稅有司拒以對補各細鄙挾不達大體其七言白鹿書院請賜書額先生所對奏劄凡七其一一二皆自書以防宣洩又以南康所上封事繕寫成冊用袋重封於閣門投進後五劄亦有非一時揀荒之急者當恣總不暇給之際而憂深慮遠從容整暇蓋急於拯民罄竭忠悃不敢有所隱也先生所居之鄉每歲春秋之交豪戶閉糴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先生嘗帥鄉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乞催行之白鹿書院事本不暇及前期

執政使人諭以且宜勿言先生因念主上未必有鄙
薄儒生之意而大臣先為此言不可及對卒言之上
委曲訪問
悉從其請

文集辛丑延和奏劄一

奏劄四

奏劄五

奏劄二

奏劄六

奏劄三

奏劄七

十二月六日視事于西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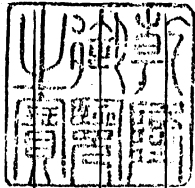
行狀先生初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
客舟之米已輻輳復以入奏荒政數事推廣條上情
詞懇惻條目詳密日與僚
屬寓公鈞訪民隱至廢寢食

奏劄賈祐之不抄劄饑民

奏狀言紹興府兵馬都監賈祐之並無抄劄委是
不職乞重賜黜責以為官吏奉行賑濟不虔之戒

詔行社倉法于諸郡

年譜初奏事延和殿請推行崇安社倉
法於諸郡十二月二十四日奉旨頒行



朱子年譜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朱子年譜卷三

詳校官編修

臣

范來宗

刑部郎中

臣

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檢討

臣

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

臣

吳興

謄錄監生

臣

施華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年譜卷三

寶應王懋竑撰

淳熙九年壬寅五十三歲春正月巡歷紹興府屬縣發

州衢州

行狀分畫既定按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
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所歷雖
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使
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戢
盜捕蝗興水利為急大抵措畫悉如南康時而用心
尤苦語錄自古救荒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

致豐稷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饑時理會更有何策東邊遣使去賑濟西邊遣使去賑濟只討得逐州幾箇紫綾冊子來某處已如何措置某處已如何經畫元無實惠及民修自紹興時去得遲已無擘畫只依常行先差一通判抄劄城下兩縣饑民其人不留意只抄得四萬人來外縣却抄得多却托石天民重抄得八萬人是時已遲天民云甚易只關集大保長盡在一寺令供出人之貧者大保長無有不知數日便辦却分作數等賑濟賑糶其初令畫地圖量道里遠近就僧寺及莊宇置糶米所於門首置木牕闕防再入之人璠可學云浙東民戶歌先生之德先生曰向時到部州縣有措置亦賴朝廷應副得以効力已自有名無實者多因曰大抵今時做事在州郡已難監司尤難以地濶遠動成文具惟縣令於民親行

之為易
學鄭可

奏劾密克勤偷盜官米

奏狀言蒙聖恩撥下米斛賑濟紹興府差指使密克勤往平江府請取米分上虞新昌嵊縣交卸賑濟令臣巡歷到嵊縣點檢其所押米一萬三千石內折欠升合拌和糠泥之數計缺米四千一百六十石情理重害不可容恕除已牒本府交量發下賑濟仍拘管密克勤送獄根勘外欲望聖慈先將本人重作施行仍令紹興府監追所盜米斛送納賑濟

奏劾上戶朱熙績不伏賑糶

奏狀言臣巡歷到婺州金華縣孝順鄉第十二都米場無人在彼糶米據人戶衆狀告訴本縣分撥上戶朱熙績就近在本場糶米其朱熙績輒敢欺凌縣道不復發米前去及臣巡歷到彼乃詐出文榜稱就十

四都出糶致一場人戶無從得食其在家所糶又皆減尅升斗虛批歷頭所散粥日以一二斗米多用水漿煮成粥飲就食者反為所悞狼狽而歸凡其所為無非姦狡切害之事若使人皆如此荒政何由可辦欲望聖慈重賜點責以為豪右姦猾不恤鄉鄰之戒

哭東萊呂公墓

文集題伯恭所抹荆公日錄云淳熙壬寅正月十七日來哭伯恭之墓而叔度出此編示予感歎之餘為書其左

奏劾衢州守李嶧

奏狀言自去歲大水之後知州事李嶧專務掩蔽不以實聞及轉運司訪聞得實反為李嶧執稱無水而

其親戚方在政路曲為主張至今未竟及既遭旱嶧
又妄申諸司民不缺食未至流移檢放諸縣都不盡
實如常山一縣被災最甚通計七八分而嶧只作一
分六釐減放開化縣被災不減常山又僅及一釐一
毫而已臣今行視兩縣水痕尚存山谷之民羸瘦萎
黃非復人貌死亡已多而嶧恬然畧不加恤但知一
概差人下縣督責財賦急如星火加以病昏不能視
履百度廢弛不成州郡不但檢放不實荒政不修而
已敢昧萬死
按劾以聞

奏劾張大聲孫孜檢放不實

奏狀言衢州元差監酒庫張大聲龍遊縣丞孫孜前
去樞視覈實却乃觀望本州守臣意指輒敢欺罔滅
裂將七八分以上災傷作一釐一毫八絲六忽檢放
以致被災人户流移四出而貧下之民死亡甚衆望

特降睿旨將張大聲孫孜并行重賜黜責以為日後附下周上慢法害民之戒

永康陳同甫來訪

同甫名亮永康人呂東萊特重之至是來訪於衢婺間旬日而別

二月回紹興乞賜鐫削

奏狀云臣以職事橫被中傷伏蒙聖明特賜臨照謹已遵稟復還紹興府界竊見諸暨縣災傷至重疾疫大作民之羸瘠死亡者已不勝數臣前日聞命之際震恐猝迫輕去職守有失照管其罪已在不救之域顧以救荒事亟未敢乞罷只乞聖慈且將臣見在官職先賜鐫削候救荒結局日別行竄責庶允公議

夏六月旱上修德政以弭天變狀

行狀先生以前後奏請多見抑却幸而從者又率稽
緩後時無益於事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為今
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
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無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
之費為收糴之本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
臣遵依條限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
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
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
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
上及於國家也復上時宰書云朝廷愛民之心不如
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
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阿臾順旨之計然民
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
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
則不可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
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為大盜積者耶

條奏諸州利病

行狀初奏紹興和買之弊至是乞先與痛減歲額然後用貫頭科紐惟恐下戶受其弊則請參用高下等第均敷及減免下戶丁錢以優之又乞免台州丁錢至於差役利害亦省條具數千言申省義役之法則乞令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次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仍令上戶兼充戶長又乞取會福建下四州見行產鹽法行於本路沿海四州又乞依處州見行之法改諸郡酒坊為萬戶於揀荒之餘猶悉及他事以為經久之計年譜又言台州丁絹錢有抑納倍輸之患乞每丁納半錢半絹本傳有短烹者謂其疏於為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

秋七月奏蝗蟲傷稼

奏狀言聞紹興府會稽縣蝗蟲頗多遣人走探已據
回報即親往看視委是為災有害苗稼紹興府先已
支錢募人打撲赴官埋瘞本司亦支錢添貼收買臣
與帥臣王希呂一面詢究祈禱打撲焚瘞外須至奏
聞者

奉御筆回奏

奏狀言紹興府會稽縣蝗蟲已同本府發錢收買焚
埋續奉御札令臣分詣祈禱更行支賞召人收捕令
速殄滅臣恭稟聖訓夙夜不遑即同帥臣就府治設
醺祈禱又於先支錢外加倍增貼召人收捕今據申
到并已收買焚埋尚有一部分以
上未至盡絕為此先具奏聞

巡歷紹興府屬縣入台州界

申知江山縣王執中不職

申省狀言熹昨巡歷至江山縣見得知縣王執中庸謬山野不堪治劇及據士民詞訴又伏覩臣僚所奏本縣饑民事其知縣王執中委是弛慢不職之甚難以容令在任伏乞敷奏將王執中特賜罷黜已先行下衢州將本官對移閒慢職事聽候朝廷指揮

奏劾知寧海縣王辟綱不職

奏狀言臣昨親見寧海縣人戶流移自到本州即行詢究見本縣流移人戶已千有餘口其知縣王辟綱恬然不恤亦無申報委是不職欲望聖慈特賜罷黜

申乞許令佐自陳嶽廟

申省狀言諸州連歲災傷全藉知縣佐官協力措置以救民命竊慮其間或有老病庸懦不能任事之人欲加按劾則無顯過欲置不問則為民害欲望數奏特降指揮如有似此之人許令自陳撤廟差遣仍嚴責已差下人疾速赴上其未到間乞委自本司差人權攝庶幾數月之間逐縣得人不至悞事

奏乞留婺州通判趙善堅措置賑濟

奏狀言婺州去歲災傷本州通判趙善堅措置濟糶委有勞効本官雖將任滿本州今歲又遭旱傷全要知得措置首尾官員差委幹辦欲望特降睿旨許令善堅在任同本州守錢佃協力措置災傷庶免悞事

奏劾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

年譜知台州唐仲友與丞相王淮為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七月

先生巡所部將趨温州涉台州境民訴太守新除江西提刑唐仲友不法者紛紛急趨台城則訴者益衆至不可勝窮因盡得其促限催稅違法擾民貪污淫虐蓄養亡命偷盜官錢偽造官會等事節次劾之仍送紹興司理院鞠實章三上王淮匿不以聞先生論愈力仲友亦自辨淮乃以先生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司委清彊官體究仍令先生速往早傷州郡相視先生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初王淮營救甚至而紹興獄具情得按章至六上淮度其勢益熾乃取首章語未甚深者及仲友自辨疏同上曲說開陳故他無錫削止罷新任台州久旱雨遂大暉是歲穀重熟洪本

八月留台州乞賜罷黜

奏狀云臣之所以久留台州只緣憂慮仲友逞憾報復殘虐吏民今新知本州史彌正已到俟其交割州印臣即便恭稟聖旨日下起發不敢稽留外再臣雖孤賤叨被使令今者所按巨姦未蒙朝廷準依常法畧賜施行則自是以往復有貪殘不法肆毒害民如仲友者未審在臣合與不合按劾如臣愚闇實有疑焉然以臣之私計而言則惟有收迹朝市遠避權豪可以少遂初心克全素守臣謹上奏乞賜罷免十八日離台州至二十二日入處州縉雲縣界又以未蒙處分再乞黜責

毀秦檜祠

年譜永嘉學有秦檜祠移文毀之曰竊見故相秦檜歸自金庭久專國柄內忍事讐之恥外張震主之威以恣睢戮善良銷沮人心忠義剛直之氣以喜怒為進退崇獎天下諂吏偷情之風究其設心何止誤國

岳侯既死於棘寺魏公復竄於嶺隅連逮趙汾之獄蓋將掩衆正而盡誅徘徊漢鼎之旁已聞圖九錫而來獻天不誅檜誰其弱秦今中外之有識猶皆憤惋而不平而朝廷於其家亦且擯絕而不用況永嘉號禮義之地學校實風化之源尚使有祠無乃未講雖捐田以示濡沫恐出市恩然設像以廁英賢何以為

訓

本洪

除直徽猷閣再辭

年譜獎賑濟之勞也先生以為徒費大農數十萬緡之積而無以全活一道饑饉流殍之民躡等疏榮懼非所以示勸懲况前按知台州唐仲友反被論訴雖蒙聖斷已罷本入新任而體究指揮尚未結絕方藉藁以俟斧誅豈容遽竊恩榮以紊賞刑之典

文集辭免進職奏狀一

奏狀二

改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辭

年譜蓋奪唐仲友新任也先生初聞江西新命即日解職東還具奏言臣自早歲即甘退藏妄意討論遺經以待後之學者今蒙恩許解賤職正愚臣得遂夙心之時而所除官又係填唐仲友闕蹊田奪牛之誚雖三尺童子亦知其不可臣愚何敢自安願得歸耕故壟畢志舊聞

文集辭免江西提刑奏狀

九月十二日去任歸

文集奏紹興府都監賈祐之不抄劄饑民狀并乞借撥官會給降度牒及推賞獻助人狀并奏採荒

事宜狀

辟

奏紹興府指使密克勤偷盜官米狀

奏巡歷合奏聞陳乞事件狀乞再賜官會三十萬

貫速行舊歲之賞痛減度牒之價其作捺湖埂亦新
年農事利害之大者并乞再賜米斛 奏上户朱

熙績不伏賑糶狀

奏巡歷婺衢抹荒事件狀一

於所賜錢內取撥台州處州義倉米錢五萬貫應副

婺州糶米糶濟一於許撥義倉米五萬石內將一萬

石專充衢州賑濟 奏衢州守臣李嶧不留意荒

政狀

奏請畫一事件狀

奏張大聲孫致檢

放旱傷不實狀

乞賜鑄削狀

乞給降官會

等事狀其一乞推去年獻助之賞其二乞減度牒米
數其三再乞賜錢會三十萬貫又乞將山陰等縣下

戶夏稅秋苗錢並行住催

乞將山陰等縣下戶

夏稅和買役錢展限起催狀

乞住催被災州縣

積年舊欠狀

乞推賞獻

助人狀婺州金華縣進

士陳夔獻米二千五百石合補迪功郎婺州浦江縣

進士鄭良商獻米二千石合補上州文學婺州東陽
縣進士賈大圭獻米二千石合補上州文學處州縉

雲縣進士詹玠獻米二千五百石合補迪功郎
奏衢州官吏擅支常平義倉米狀 乞修德政以

弭天變狀

奏蝗蟲傷稼狀

御筆回奏狀

再奏衢州官吏擅借支常平義倉米狀

奏核

荒畫一事件狀一被災州郡督理夏稅特與寬限其

紹興府去年住催夏稅人戶先期輸納者理折今年

夏稅一乞詔州郡依條受理旱帳及早差官檢放一

請開許印給度牒官會早賜給降其度牒減價每道

止賣五百貫一間村落間已有強借劫奪之患乞早

撥上項錢數宣布存恤自可以銷厭禍亂之萌然後

詔安撫提刑兩司察其敢有作過倡亂之人及早擒

捕致之憲典庶幾姦民知畏不至生事一獻納減半

賞格止於紹興一府今乞於浙東一路通行一興修

農田水利既濟饑民又成永久之利一七州糶濟用

人甚廣乞許將得替待闕丁憂致仕之人權行差使庶可集事

乞留婺州通判趙善堅措置賑濟狀

新稅狀 乞將合該蠲閣夏稅人戶前期輸納者理折今年

奏巡歷沿路災傷事理狀一蝗蟲傷稼

催促差官檢視及支錢收捕埋瘞一乞賜指揮令州縣不得刷具舊欠催督稅賦一乞將嵯縣上虞餘姚

三縣新舊租稅特與倚閣俟見秋苗合放分數別賜

處分一至新昌縣連得大雨中晚之禾間有可望而

秋序已深恐難結實荒熟之形切宜子細分別一已

損田段不堪收割皆欲耕犁布種蕎麥二麥之屬乞

特降指揮催促檢放庶幾民間及早耕種其有缺少

種糧更令官司量行應副

奏知寧海縣王辟綱

不職狀 奏救荒事宜畫一狀一已蒙給降三十

萬貫更乞撥錢湊作二百萬貫及早分給諸州廣行

運糴一減半賞格已許於浙東一路通行乞刪去今

來指揮所增委曲關防之語庶幾人爭先應募一乞

將本路被災縣分人戶夏稅權行住催俟檢放秋苗
分數定日將夏稅亦依分數蠲減至台州五等縣五
等人戶今年丁絹乞特與蠲放一乞許於賜給錢內
量撥什三於合修水利去處審實應副一乞被災州
縣人戶苗米五斗以下不候檢踏先賜蠲放一被災
州縣人戶往外興販糴糶者不得邀阻抽稅其糶米
訖所買回貨並不得輒收分文稅錢
給降官會及本司乞再給官會度牒狀
免納丁絹狀
再奏乞給降錢物及減放住催水
利等狀
乞降旨令婺州撥還所借常平米狀
奏巡歷至台州奉行事件狀一奉旨給降度牒三
百道官會五十萬緡即時分撥應副諸州仍詢訪土
居官員士人誠實練事者一縣數人與州縣官公共
措置募船前往收糴米斛仍請上戶說諭或出米穀
或出錢物添助賑糶又立式選差都正鄉官家至戶
到抄劄饑民取見的確數目俟將來闕食就行糶濟

一已諭州縣官吏常切體訪不拘早晚但覺民間闕
食便行賑糶收錢運糶循環接濟無損於官有益於
民一與修黃巖水利支錢一萬貫付本縣及土居官
林鼎蔡鎬公共措置其本縣知縣范直興不甚曉事
難以倚仗乞特與嶽廟別選清強官權攝縣事庶幾
與役救荒不至闕誤

奏均減紹興府和買狀

狀

奏鹽酒課及差役利害狀

奏義役利害

第三狀

第四狀

第五狀

第六狀

申乞將衢州義倉米糶濟狀

申抃荒事宜畫一

王執中不職狀

詔與江東梁總兩易其任辭詔免回避復辭

年譜詔與江東梁總兩易之又辭言臣區區誠懇已具前奏既蒙改命曲遂其私其在微臣固已深幸但臣前所奏尚有未蒙聖察者欲望曲賜哀憐追寢誤恩改畀祠祿使其得遂夙心免罹非禍且臣祖鄉正隸江東見有墳墓宗族些小田產合該迴避詔特免迴避又辭以為今來所除仍司按察若復奉公守法則恐如前所為或至重傷朝廷事體若但觀勢徇私又恐下負夙心上辜眷使乞特與祠使得卒其舊業退避仇怨時辭職名不允之命下又辭以為前按唐仲友更不差官體究其紹興府見勘已招人蔣輝等亦聞已得聖旨盡行釋放竊恐臣所按劾不公不實別有合得罪名難以例霑恩賞詔並不許文集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一 奏狀二

冬十一月始受職名仍辭新任并請祠

年譜始受職名仍辭新任且乞奉祠極言昨來所按
賊吏黨與衆多暴布星羅并當要路自其事發以來
大者宰制幹旋於上小者馳騖經營於下所以蔽日
月之明而損雷霆之威者臣不敢論若其加害於臣
不遺餘力則遠至於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
肆觚排向非聖明洞見底蘊則不惟不肖之身反為
魚肉而其變亂黑白誣誤聖朝又有不可勝言者為
臣之計惟有乞身就閒庶可少紓患害時鄭丙上疏
詆程氏之學以沮先生王淮又擢大府寺丞陳賈為
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薦紳有所謂道學者大
率假名以濟偽願考察其人擯棄勿
用蓋指先生也故先生奏言及之

文集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三

十年癸卯五十四歲春正月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年譜上覽奏知不可強起詔以累乞奉祠可差主管
台州崇道觀行狀先生守南康使浙東始得行其所
學已試之效卓然而卒不果用退而奉崇道雲臺鴻
慶之祠者五年自是海內學者尊信益衆年譜先生
守南康使浙東始有以身殉國之意及是知道之難
行退而奉祠杜門不出海內學者尊信益衆然憂世
之意未嘗忘也作本
感春賦以見意本

夏四月武夷精舍成

年譜結廬於武夷之五曲正月經始至四月落
成始來居之四方士友來者甚衆洪本為記
文集武夷精舍雜詠序
武夷擢歌十首辰

冬十月如泉州

傳安道自得與先生有先人之舊
是歲八月卒往弔之十二月歸

十一年甲辰五十五歲是歲辨浙學

年譜先生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騁於外每語學者
且觀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
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為舍六經論孟
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
事功大為學者心術之害力為呂祖儉潘景愈孫應
時輩言之文集答呂子約書云大抵此學以尊德性
求放心為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為
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
益以為補助耳不當以彼為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
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
在於已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為子思孟子
則派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為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

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夫
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為主今六經語孟
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為高者既病其障礙
而以為不可讀此以記覽為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
為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
誤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遷固
賢於仲尼矣毋乃悖之甚耶辰又答呂子約書云頃
來議論一變如山移河決使學者震蕩回撓不問愚
智人人皆有趨時徇勢馳騖功名之心令人憂懼故
不得不極言之漢唐本體只是智力就中有暗合處
故能長久如此言之却無過當但若講得聖門學問
分明則此固無足言者而正道正理未嘗一日而可
無者亦不待引此然後為有徵也設若接引下根亦
只須畧與說破仍是便須救拔得他跳出功利窠窟
方是聖賢立教本指今乃深入其中做造活計不惟
不能救得他人乃并自己陷入其中而不能出豈不

誤哉已又答呂子約書云世路險窄已無可言吾人之學聖賢者又將流而入於功利變詐之習其勢不過一傳再傳天下必有受其禍者而吾道益以不振此非細事也癸又答呂子約書云孟子一生忍窮受餓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費盡言語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不知消訛在甚麼處此話無告訴處只得仰屋浩歎也已答路德章書云又謂儻遇漢祖唐宗亦須有爭不得已放過處亦是舊時意思尚在方寸之地只有一毫此等見識便是枉尺直尋底根株直須見得正當道理分明不容些兒走作即自然無復此等意思雖欲宛轉回護亦有所不可得矣古之聖賢以枉尺直尋為大病今日議論乃以枉尺直尋為根本若果如此即孟子果然迂濶而公孫衍張儀真可謂大丈夫矣 答沈叔晦書云前日務為學而不觀書此固一偏之論然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畧王道而尊霸術

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讀書又不若不讀之為愈也 又答沈叔晦書云子約為人固無可疑但其門庭近日少有變異而流傳已遠大為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得不苦口耳近日一派流入江西蹴踏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王猛又聞有非陸贄而是德宗者尤可駭異 卯與劉子澄書云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為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子約立脚不住亦曰吾兄蓋嘗言之云爾中間不免極力排之今幸少定然其強不可令者猶未肯豎降猶也 已又答劉子澄書云婺州自伯恭死後百怪都出至如子約別說一般差異底話全然不是孔孟規模却做管商見識令人駭歎然亦是伯恭自有些拖泥帶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 已答孫叔和書云子約漢唐之論在渠非有私心然亦未免程子所謂乃邪心者却是教壞後生此甚不便近年以來彼中

學者未曾理會讀書修己便先懷取一副當功利之心未曾出門踏著正路便先做取落草由徑之計相引去私語密傳以為奇特直是不成模樣故不得不痛排斥之不知子約還知外面氣象如此否耳

潘叔昌書云六國表議論乃是衰世一種卑陋之說吾輩平日講誦聖賢何為却取此等議論以為標的殊不可曉此恐是日前於根本上不曾大段用功而便於討論世變處著力太深所以不免此弊向答子約一書亦極言之正恐赤幟已立未必以為然耳熹老矣不復有意於此世區區鄙懷猶欲勉率同志之士熟講勤行以趨聖賢之域不謂近年議論蠱起高者溺於虛無下者淪於卑陋各執己見不合不公使人憂歎不知所為計而今而後亦不復敢以此望於今世之人姑抱遺經以待後之學者而已

耿直之書云頃歲入浙從士大夫游數月之間凡所聞者無非枉尺直尋苟容偷合之論心竊駭之

潘端叔書云子約所守固無可疑但其論甚怪教得學者相率而舍道義之塗以趨功利之域充塞仁義率獸食人不是小病故不免極力陳之以其所守之言固有過當若據其議論則亦不得不說到此地位也已答黃直卿書云婺州近日一種議論愈可惡大抵名宗呂氏而實主同父深可憂歎亦是伯恭有以啓之
庚戌集

十二年乙巳五十六歲春二月祠秩滿復請祠夏四月

差主管華州雲臺觀

辨陸學之非

文集曹立之墓表云立之名建幼穎悟長即自刻厲學古今文皆可觀一日得河南程氏書讀之始知聖

賢之學為有在也。則慨然盡棄其所為者而大覃思於諸經。聞張敬夫講道湖湘。欲往見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古行高者。即往從之。得其指歸。既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為學。其說有非文字言語之所及者。則又往受其學。久而若有得焉。子壽蓋深許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則又寓書以講於張氏。然敬夫尋沒。立之竟不得見。後盡得其遺文。考其為學始終之致。於是乃有定論。不疑其告朋友書有曰。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起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功。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於棄百事以趨之。則吾恐未悟之間。狼狽已甚。又况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耶。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度也。胡子有言。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信哉。如立之者博而不雜。約而不陋。使天假之年。以盡其力。則斯道之傳其庶幾乎。陸答劉晦伯書云。立之墓表已為作。

矣而為陸學者以為病已頗不能平鄙意則初無適
莫但據實直書耳終集與陸子靜書云立之墓表今

往一通顯道甚不以為然不知尊意以為何如觀陸
辰答劉子澄書云子靜寄得對語來語意圓轉渾浩

無凝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但不免些禪底意思昨
答書戲之云這些子恐是蕙嶺帶來渠定不伏然實

是如此諱不得也近日建昌說得動地撐眉努眼百
怪俱出甚可憂懼渠亦本是好意但不合只以私意

為主更不講學涵養直做得如此狂妄世俗滔滔無
話可說有志於學者又為此說引去真吾道之不幸

也附錄注已開錄九月乙巳答陸子靜書云子淵去冬相見氣質
剛毅極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害事雖嘗苦口恐未

必以為然今想到部必已相見亦嘗痛與砭礪否道
理雖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見聞之外是非黑白即

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元妙於意慮之表亦已
誤矣熹衰病日侵去年災患亦不少此數日來病軀

方似畧可支吾然精神耗減日甚一日恐終非能久
於世者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
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
異同否耳柄答諸葛誠之書云示論競辨之端三復
惘然愚意比來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可
輕相詆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姑勉力於吾之
所急不謂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如來論之云也
不敏之故深以自咎然吾人所學喫緊著力處止在
天理人欲二者相去之間耳如今所論則彼之因激
而起者於二者之間果何處也子靜平日所以自任
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
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之公而人
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
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
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
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常竊笑以為正使真

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滿也柄又答諸葛誠之書云所喻子靜不至深諱者不知所諱何事又云消融其隙者不知隙從何生愚意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尋箇是處初無彼此之間不容更似世俗遮掩回護愛惜人情纔有異同便生嫌隙也柄答程正思書云所論皆正當確實而衛道之意又甚嚴深慰懷杞祝汀州見責之意敢不敬承蓋緣舊日曾學禪宗故於彼說雖知其非而不免有私嗜之意亦是被渠說得遮前掩後未盡見其底蘊譬如楊墨但知其為我兼愛而不知其至於無父無君亦不知其便是禽獸也去冬因其徒來此狂妄凶狠手足盡露自此乃始顯然鳴鼓攻之不復為前日之唯阿矣柄答趙幾道書云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遲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正為此也向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相矛盾亦

厭繳紛競辨若可蓋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
深覺其弊全然不會畧見天理彷彿一味只將私意
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淫邪遁之說又且空腹高心
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為學者
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說破渠輩家計已成決
不肯舍然此說既明庶幾後來者免墮邪見坑中亦
是一事耳訂答陸子靜書云稅駕已久諸况想益佳
學徒四來所以及人者在此而不在彼矣區區所憂
一種輕為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
為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
必深察者此其為說乖戾狠悖將有大為吾道之害
者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此事不比尋常小小文義
異同恨相去遠無由面論徒增耿耿耳丁未五月答趙
子欽書云子靜後來得書愈甚於前大抵其學於心
地工夫不為無所見但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
窮理細密工夫卒并與其所恃者而失之人欲橫流

不自知覺而高談大論以為天理盡在是也則其所謂心地工夫者又安在哉
軾答劉公度書云臨川近說愈肆荆舒祠記曾見之否此等議論皆學問偏枯見識昏昧之故而私意又從而激之若公度之說行則此等事都無人管恣意橫流矣試思之如何軾與黃直卿書云伯起說去年見陸子靜說游夏之徒自是一家學問不能盡棄其說以從夫子之教唯有琴張曾皙牧皮乃是真有得於夫子者其言怪僻乃至於此更如何與商量討是處也可歎可歎
軾集答項平父書云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即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為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却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必有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皆指為外而以為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為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以此相

笑是同浴而譏裸裎也。由其所見之偏如此，故於義理之精微氣質之偏蔽，皆所不察。而其發之暴悍狂率，無所不至。其所謂然自任，以為義之所在者，或未必不出於人欲之私也。狂答吳伯豐書云：「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為大病。然又不察氣質物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故所見愈高，則所發愈暴。狂答方賓王書云：「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愈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得失亦可見矣。」狂答邵叔義書云：「子靜書來，殊無義理。每為閉匿，不敢廣以示人，不謂渠乃自暴揚如此。然此事理甚明，識者自當知之。當時若便不答，却不得也大率。渠有文字多，即傳播四出，惟恐人不知。此其常態，亦不足深怪。吾人所學，却且要自家。」

識見分明持守正當深當以此等氣象舉止為戒耳
配答程正思書云臨川之辨當時似少商量徒然合
開無益於事也其書近日方答之所說不過如所示
者而稍加詳耳此亦不獲已而答恐後學不知為惑
耳渠則必然不肯回也軾又答程正思書云答子靜
書無人寫得聞其已謄本四出久矣此正不欲暴其
短渠乃自如此可歎可歎然得渠如此亦甚省力且
得四方學者畧知前賢立言本旨不為無益不必深
辨之云似未知聖賢任道之心也己答陸子美書一
丙書二和與陸子靜書五一戊申十月書六正己附陸象
山兩書語錄陸子靜之學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
氣稟之雜把許多粗惡底氣都把做心之妙理合當
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鉛山得他書云看見佛之所
以與儒異者止是他底全在利吾儒止是全在義某
答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著看他任意只說儒者絕斷
得許多利欲便是干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

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纔任意發出許多不
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
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滾將去道害
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粗暴底意思可畏
其徒都是這樣纔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
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著得些工夫看來這
錯處只在不知有氣稟之性賀陸子靜之學只管
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物事上面著不得一箇字只
是人被私欲遮了若識得一箇心了萬法流出更都
無許多事他却是實見得箇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
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又曰如東萊便是如何云云
不似他見得恁地直拔俊偉下梢東萊學者一人自
執一說更無一人守其師說亦不知其師緊要處是
在那裏都只恁地衰塌不起了其害小他學者是見
得箇物事便都恁底胡叫胡說實是卒動他不得一
齊恁地無大無小便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若我見

得我父不得見便是父不似我兄不得見便是兄不似我更無大小其害甚大不待後世即今便是躒賀有江西士人問為學曰公們都被陸子靜誤教莫要讀書誤公一生使公到今已老此心佞佞然如村愚聾盲無知之人撞牆撞壁無所知識使得這心飛揚跳躑渺渺茫茫都無所主若涉大水浩無津涯少間便會失心去傅子淵便是如此豈有學聖人之道臨了却反有失心者是甚道理吁誤人誤人可悲可痛分明是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此陸氏之學只是禪初間猶自以吾儒之說蓋覆如今一向說得熾不復遮護了渠自說有見於理到得做處一向任私意做去全不睹是人同之則喜異之則怒至任喜怒胡亂便打人罵人後生纔登其門便學得不遜無禮出來極可畏世道衰微千變百怪如此可畏可畏錢木陸子靜之學自是胸中無奈許多禪何者是甚文字不過假借以說其胸中所見者耳據其所見本

不須聖人文字得他却須要以聖人文字說者此正如販鹽者上面須得數片鯊魚遮蓋方過得關津不被人捉了耳麟陸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却不肯說破某常代之下語云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麟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懣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此等議論却如小兒觀劇一般只管要高去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為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為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只如孔子答顏子克己復禮為仁據他說時只這一句已多了又況有下頭一落索只是顏子才問仁便與打出方

是及至恁地說他他又却諱某嘗謂人要學禪時不
如分明去學他禪和一棒一喝便了今乃以聖賢之
言夾雜了說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子靜舊
年也不如此後來弄得直恁地差異如今都教壞了
後生箇箇不肯去讀書一味顛蹷沒理會處可惜可
惜正如荀子不睹是逞快胡罵教得箇李斯出來遂
至焚書坑儒若使荀卿不死見斯所為如此必須自
悔使子靜今猶在見後生輩如此顛蹷亦須自悔其
前日之非又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
暗是如何曰他是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
禪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
自愛如此齠問陸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
曾有此等語無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所謂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須是先克去己私方得孟子雖
云人皆可以為堯舜也須是服堯之服言堯之言行
堯之行方得聖人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出

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這箇是說甚底話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而時習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豈曾說箇當下便是底語轅因省金溪與胡李隨書中說顏子克己處曰省此兩行議論其宗旨是禪尤分曉此乃捉著真賊正賊惜方見之不及與之痛辨其說以忿欲等皆未是已私而思索講習却是大病乃所當克治者如禪家說乾屎橛等語其上更無意義又不得別思義理將此心都禁遏定久久忽自有明快處方謂之得此之謂失其本心故下梢忿欲紛起恣意猖獗如劉淳叟輩所為皆彼自謂不妨者也又曰金溪學問真正是禪欽夫伯恭祿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只其便識得他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亦可粗見大意必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有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為是而行之是

亦內也人心所見不同聖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是要自渠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纔自別人說出便指為義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如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與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可一一須待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內所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為內故自家纔見得如此便一向執著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廢讀一便如一條索那貫底物事便如許多散錢須是積得這許多散錢了却將那一條索來一串穿這便是一貫若陸氏之學只是要尋這一條索却不知道都無可得穿且其為說喫緊是不肯教人讀書只恁地摸索悟處譬如前面有一箇關纔跳得過這一箇關便是了此煞壞學者某老矣日月無多方待不說破來又恐後人錯以某之學亦與他相似今不奈

何苦口說破某道他斷然是異端斷然是曲學斷然非聖人之道但學者稍肯低心向平實處下工夫那病痛亦不難見何人知文集答詹元善書云子靜旅櫬經由聞甚周旋之此殊可傷見其平日大拍頭胡叫喚豈謂遽至此哉然其說頗行於江湖間損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不知此禍又何時而已耳答趙然道書云荆門之訃聞之慘怛故舊凋落自為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來喻謂恨未及見其與熹論辨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敝帚者哉丑癸答孫敬甫書云陸氏之學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掩諱當時若只如晁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著實

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遮藏改名換姓
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
域也然在吾輩須但知其如此而勿為所惑若於吾
學果有所見則彼之言釘釘膠粘一切假合處自然
解拆破散收拾不來矣切勿與辨以啓其紛拏不遜
之端而反為卞莊子所乘也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
果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欄柄入手便可改
頭換面却用儒家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來學者後
見張公經解文字一用此策但其遮藏不密漏露處
多故讀之者一見便知其所自來難以純自託於儒
者若近年則其為術益精為說浸巧拋閃出沒頃刻
萬變而幾不可辨矣然自明者觀之亦見其徒爾自
勞而卒不足
以欺人也

辰丙

辨陳學之非

年譜同父以文雄浙中自負王霸之畧任俠豪舉先生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并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以風切之同父有書辨難先生累與書極力開諭同父雖不能改未嘗不心服焉每逢先生生辰雖居千里外必遣人問遺歲以為常文集與陳同父書三牋書四書六牋書七書八已書十牋附陳同父甲辰答書乙巳三書語錄說同父因謂呂伯恭烏得為無罪恁地橫論却不與他剖說打破却和他都自被包裹在裏今來伯恭門人却亦有為同父之說者二家打成一片可怪君舉只道某不合與說只是他見不破天下事不是是便是非直截兩邊去如何恁地含糊鶻突某向來與說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青天白日在這裏而今人雖不見信後世也須有人看得此說也須回轉得幾人躡賀同父才高氣粗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楊道同父在利欲膠漆盆中

時

閏

因言陳同父讀書譬如

人省劫盜公案看了須要斷得他罪及防備禁制他
教做不得它却不要斷得他罪及防備禁制他只要
理會得許多做劫盜底道理待學他做廟陳同父學
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談王霸不說蕭何
張良只說王猛不說孔孟只說文中子可畏可畏
學或問同父口說皇帝王霸之畧而一身不能自保
先生曰這只是見不破只說箇是與不是便了若做
不是恁地依阿苟免以保其身此何足道若做得是
便是委命殺身也是合當做底事淵年譜先生嘗
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
不極力爭辨此
道無由得明

十三年丙午五十七歲春三月易學啓蒙成

年譜六經遭秦煨燼惟易以卜筮得全迄漢魏流為
識緯之學王弼始刊落象數釋以清談諸儒因之至

伊川程子始發明孔氏之微言而卦爻之本則未及焉康節邵子傳伏羲先天圖蓋得其本而亦未及於卜筮也先生既推羲文之意作周易本義又懼學者未明厥旨乃作啓蒙四篇以為言易不本象數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本象數者又不知法象之自然未免牽合附會故其篇目以本圖書原卦畫明著策考變占為次凡掛揲及變爻又皆盡破古今諸儒之失而易始復其舊栲文集序云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為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支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己其為蓍也分合進退縱橫順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為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啓於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於此其專於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

傳會而或以為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為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為書四篇以示初學使無疑於其說云淳熙丙午暮春既望 易五贊
原象 太乙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黃昊羲仰觀俯察奇耦既陳兩儀斯設既幹乃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耦陽陰以章耦而加奇陰內陽外耦復加耦陰與陰會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一曰乾奇奇而耦兌次二焉奇耦而奇次三曰離奇耦而耦四震以隨耦奇而奇巽居次五耦奇而耦坎六斯睹耦耦而奇艮居次七耦耦而耦八坤以畢初畫為儀中畫為象上畫卦成人文斯朗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內達外交易為體往此來彼變易為用時靜而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民用弗彰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交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兌女

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官立師
命曰周易孔聖傳之是為十翼遭秦弗燼及宋而明
邵傳義畫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
永著常式述旨皆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別
利害不分風氣既開乃生聖人聰明睿智出類超羣
仰觀俯察始畫奇耦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作為君師
開鑿戶牖民用不迷以有常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
淳澆質喪民偽日滋穆穆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
惟世之患乃本卦義繫此彖辭爻及周公六爻是資
因事設教丁寧詳密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語子惟孝
語臣則忠忠鉤深闡微如日之中暨乎末流淫於術數
僂句成欺黃裳亦誤大哉孔子晚好是書韋編既絕
八索以祛乃作彖象十翼之篇專用義理發揮經言
居省象辭動察變占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毫曰釐
匪差匪謬加我數年庶無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
垂象炳明千載是臨惟是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

或肆或拘嗟予小子既微且陋鑽仰沒身奚測奚究
匪警滋荒匪識滋漏維用存疑敢曰垂後 明筮

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乃備是曰大衍
虛一無為其為用者四十九著信手平分置右於几
取右一著掛左小指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餘
歸之於扚初扚左手無名指間右策左揲將指是安
再用存策分掛揲歸復準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
三變既備數斯可察數之可察其辨伊何四五為少
八九為多三少為九是曰老陽三多為六老陰是當
一少兩多少陽之七孰八少陰少兩多一既得初爻
復合前著四十有九如前之為三變一爻通十八變
六爻發揮卦體可見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守
彖辭是當變視其爻兩兼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
或四或五視彼所存四二五一二分一專皆變而他
新成舊毀消息盈虛捨此視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

泰愕匪人妬喜來復 稽類 八卦之象說卦詳焉
考之於經其用弗專象以情言象以象告惟是之求
斯得其要乾健天行坤順地從震動為雷巽入木風
坎險水泉亦雲亦雨離麗文明電日而火艮止為山
兌說為澤以是舉之其要斯得凡卦六虛奇耦殊位
奇陽耦陰各以其類得位為正二五為中二臣五君
初始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陰陽相求乃得其正
凡陽斯淑君子居之凡陰斯慝小人是為常可類求
變非例測非常易變謹此為則 警學 讀易之法
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於卦於爻如筮斯得
假彼象辭為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
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
毋寬以畧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平易從容
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既實事來尚虛
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
由靜制動潔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

在昔程氏繼周紹孔與旨宏綱星陳極拱惟斯未啓
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 答陸子美書云近
嘗作一小卜筮書蓋緣近世說易者於象數全然濶
畧其不然者又太拘滯支離不可究詰故推本聖人
經傳中說象數者只此數條以意推之以為是足以
上究聖人作易之本指下濟生人觀變玩占之實用
學易者決不可以不知而凡觀象數之過乎此者皆
可以束之高閣而不必問矣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答方賓王書云熹向來作啓蒙正為見人說得支離
因竊以謂易中所說象數聖人所已言者不過如此
今學易者但曉得此數條則於易畧通大體而象數
亦皆有用此外紛紛皆不須理會矣其第二篇論太
極兩儀四象之屬尤精誠得其說則知聖人畫卦不
假纖毫思慮計度而所謂畫前有易者信非虛語也
語錄啓蒙初間只因看歐陽公集內或問易大衍筮
將來考算得以此知諸公文集雖各自成一家文字

中間自有好處緣是這道理人人同得看如何也自
有人見得到底孫賀文集答袁機仲書云此非熹之
說乃康節之說非康節之說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
說乃孔子之說但當日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
陰相付受以為丹竈之術至於希夷康節乃反之於
易而後其說始得復明於世然與見今周易次第行
列多不同者故聞者創見多不能曉而不之信只據
目今見行周易緣文生義穿鑿破碎有不勝其杜撰
者此啓蒙之書所為作也若其習聞易曉人人皆能
領畧則又何必更著此書以為屋下之屋牀上之牀
哉更願高明毋以為熹之說而忽之姑且虛心遜志
以求其通曉未可好高立異而輕索其瑕疵也玩之
久熟浹洽於心則天地變化之神陰陽消長之妙自
將瞭於心目之間而其可驚可喜可笑可樂必有不
知其然而然者矣言之不盡偶得小詩云忽然半夜
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涵有象許君親

見伏羲來狂妄僭
率幸勿鄙誚也

秋八月孝經刊誤成

文集後記云熹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
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為
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
可久文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為此書多
出後人附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
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因
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為外傳如冬
清始於定事親之類即顧未敢耳淳熙丙午八月十二
日
記

十四年丁未五十八歲春正月如莆中弔陳福公

年譜以三紀游從晚歲知已且為中興賢輔故千里赴弔並為文祭之

文集祭陳福公文

陳正獻公行狀

三月小學書成

文集題小學書云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之講而習之於幼稚之時欲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多讀者往往直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今頗蒐輯以為此書授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於風化之萬一云兩淳熙丁未三月朔旦晦菴題年譜先生既發揮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有進也乃輯此書以訓

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支內篇四曰立教曰明倫曰敬身曰稽古外篇二曰嘉言曰善行雖已進乎大學者亦得以兼補之於後
修身之事此畧備焉洪本

差主管南京鴻慶宮

年譜以三月除至夏四月拜命洪本別集答劉子澄書云雲臺將滿方欲俟批書畢遣人宛轉致懇復求舊秩忽允延之送勅來乃蒙朝廷檢舉直差雖似小小行遣聞新揆却甚以為恩新公又書云昨日拜鴻慶勅偶得一絕云舊京原廟久烟塵白髮祠官感慨新北望千門空引藉不知何日去朝真年衰易感不知涕泗之橫集也

秋七月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待次辭不允

年諳時上諭宰執楊萬里封事薦朱某久間可與監
司周必大相議除轉運副使或謂錢穀非其所長故
有是命以疾辭不許告詞云勅宣教郎直徽猷閣
主管南京鴻慶宮朱熹爾好古道據正不回利物愛
人用志彌篤擁州麾分使節先德後刑民從其化而
救荒之政所全活者尤衆久從家食念之不忘江右
持平往哉惟允行爾盡心之學廣我好生之仁可依
前官差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公事淳熙十四年七月
某日陳居仁行詞行狀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待
次以疾辭不許遂拜命本傳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
提點江西刑獄公事

文集辭免江西提刑狀一

十五年戊申五十九歲春正月有旨趣奏事之任復以

疾辭不允三月十八日啓行在道再辭并請祠夏五月復趣入對

文集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一

劄子二

劄子

六月壬申奏事延和殿

語錄六月四日周撥令人諭意云上問朱某到已數日何不請對遂詣閣門通進榜子有旨初七日後殿班引及對上慰勞甚渥自陳昨任浙東提舉日荷聖恩保全上曰浙東救荒煞究心又言蒙除江西提刑衰朽多疾不任使令上曰知卿剛正只留卿在這裏待與清要差遣再三辭謝方出奏劄上曰正所欲聞口奏第一劄意言犯惡逆者近來多奏裁減死上曰似如此人只貸命有傷風教不可不理會第四劄言

科罰上曰聞多是羅織富民第五劄讀至制將之權旁出閣寺上曰這箇事却不然盡是採之公論如何由他對曰彼雖不敢公薦然皆託於士大夫之公論而實出於此曹之私意且如監司守臣薦屬吏蓋有受宰相臺諫風旨者況此曹奸偽百出何所不可臣往蒙賜對亦嘗以此為說聖諭謂為不然臣恐疏遠所聞不審退而得之士大夫與夫防夫走卒莫不謂然獨陛下未之知耳至去者未遠而復還問上曰陛下知此人否上曰固是但漏洩文書乃是他子弟之罪對曰豈有子弟有過而父兄無罪然此特一事耳此人挾勢為奸所以為盛德之累者多矣上曰高宗以其有才薦過來對曰小人無才尚可小人有才鮮不為惡上因舉馬蘇論才德之辨云云至當言責者懷其私以緘默奏曰陛下以曾任知縣人為六院察官闕則取以充之雖曰親擢然其塗轍一定宰相得以先布私恩於合入之人及當言責往往懷其私恩

豈肯言其過失上曰然近日之事可見矣至知其為賢而用之則用之惟恐其不速聚之惟恐其不多知其為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早去之惟恐其不盡奏曰豈有慮君子太多須留幾箇小人在裏人之治身亦然豈有慮善太多須留些惡在裏至軍政不修士卒愁怨曰主將刻剥士卒以為苞苴陞轉階級皆有成價上曰却不聞此果有此豈可不理會卿可仔細採探却來說來後辭云照對江西係是盜賊刑獄浩繁去處久闕正官臣今迤邐前去之任不知有何處分上曰卿自詳練不在多囑祖閣行狀十五年促奏事又以疾辭不許遂行又以疾請奉祠者再准罷相遂力疾入奏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為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生平所學只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本傳時曾覲已死王忬亦遂獨內

侍甘昇尚在熹力以為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為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

文集戊申延和奏劄一

奏劄二

奏劄三

奏劄四

奏劄五

癸酉除兵部郎官以足疾在告請祠乙亥詔依舊職名

江西提刑

文集辭免江西提刑狀二云特蒙聖恩除熹兵部郎官熹以未能即日拜命供職即具申朝廷給假將理是晚忽有吏人抱印前來令熹交割熹以未曾供職不敢收領嘗具公狀劄子回申本部俟病愈赴部供職而次日傳聞長貳已有劾章熹不敢自辯即具狀請祠回避復蒙聖慈曲賜全護使得仍舊持節江西本傳翼曰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程頤張

載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
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偽不可掩上曰林
栗言似過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
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熹乃
令依舊職江西提刑行狀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
未供職本部侍郎林栗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
合至是遣部吏抱印迫以供職先生以疾告遂疏先
生欺慢時上意方嚮先生欲易以他部郎時相竟請
授以前江西之命仍舊職名又令吏部給還改官以
後不曾陳乞磨勘蓋先生改職既出特恩其後累任
祠官無績可考以故不
曾乞磨勘者十有四年

在道辭免新任有旨趣之任秋七月復以足疾辭并請
祠磨勘轉朝奉郎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

八月辭轉官辭職名皆不允遂拜命

年譜先生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為人臣子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上覽之諭宰執曰林栗章初未降出何得外廷喧播或對以栗在漏舍宣言章疏人人知之上不悅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東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朱熹力疾入對奏劄皆論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先生固辭足疾不任起發復請祠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狠愎自用黨同代異之論乃起於論思獻納之臣無事而指學者為黨最人之所惡聞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乃出栗知泉州而先生亦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時廟堂知上眷厚憚先生復入故為兩罷之策焉告詞云朕惟廉節不立風俗未淳思

得難進易退之士表而用之庶幾幡然變其舊習爾
之學術遠有淵源其為操行養之久矣志在憂時曾
未得一日立於朝比以部刺史入奏便殿朕嘉其謹
論留置郎曹蓋將進諸清要之地遽以疾諗祈反初
服既勉從於素志復更請於真祠夫指麾何意於去
來仕止不形於喜愠此古之清達之士也朕察爾誠
是用陞職二等聽食優閒之祿身雖在外亦有補於
風化淳熙十五年八月某日中書舍人鄭僑行詞本
文集辭免江西提刑狀二
轉官狀 辭免直寶文閣狀 狀三 辭免磨勘

九月復召辭

行狀未踰月再召時廟堂知上眷厚憚先生復入故
為兩罷之策上悟復召先生受職名辭召命以為遷
官進職皆為許其閒退方竊難進易退之褒復為彈
冠結綬之計則其為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譏

冬十月趣入對十一月復辭遂上封事

行狀又促召初先生入奏事迫於疾作嘗面奏以為
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再辭遂併
具封事投匭以進文集戊申封事云十一月一日朝
奉郎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臣朱熹謹齋
沐具疏昧死再拜獻於皇帝陛下臣猥以庸陋蒙被
聖知有年於此矣而兩歲以來受恩稠疊有加於前
顧視輩流無與為比其為感激之深固有言所不能
諭者然竊惟念狂妄之言抵觸忌諱雖蒙聽納不以
為罪而伏俟數月未見其有畧施行者臣誠不自知
求所以堪陛下非常之恩者而未知所出也以是慚
懼久不自安不意陛下又欲召而見之臣愚於此仰
窺聖意尤不識其果何謂也以為欲聽其計策則言
已陳而不可用以為欲加之恩意則寵既厚而無以
加二者之間未有所當此臣之所以徘徊前却懇扣

辭避而不能已也然而陛下猶未之許則臣又重思之前日進對之時口陳之說迫於疾作而猶有未盡言者蓋嘗請以封事上聞而久未敢進豈非陛下偶垂記憶而欲卒聞之乎抑其別有以乎臣不得而知也然君父之命至於再下而為臣子者堅臥於家則臣於此實有所未安者其所深慮獨恐進見之後所言終不可用而又徒竊誤寵如前之為則臣之辭受將有所甚難處而終得罪者是以輒因前請而悉其所言以獻以為雖使得至陛下之前所言不過如此伏惟聖慈幸賜觀省若以其言為是而次第行之則臣之志願千萬滿足退伏巖穴死無所憾萬一聖意必欲其來則臣亦不過求一望見清光而後懇請以歸而已若見其言果無可取則是臣所學之陋他無所有政使冒進陛下亦將何所用之不若因其懇請而許其歸休猶足以兩有所全也又况陛下之庭侍從之列方有造為飛語以中害善良唱為橫議以脅

持上下其巧謀陰計又有甚於前日之不思而妄發者陛下無為使臣輕犯其鋒而復蹈已覆之轍也蓋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人之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蓋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雖於起居飲食未至有妨然其危迫之證深於醫者固已望之而走矣是必得如盧扁華佗之輩授以神丹妙劑為之前腸滌胃以去病根然後可以幸於安全如其不然則病日益深而病者不覺其可寒心殆非俗醫常藥之所能及也故臣前日之奏輒引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之語意蓋為此而其言有未盡也然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勝其衆顧其序有未及者臣不暇言且獨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深為陛下言之蓋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臣請昧死而悉陳之惟陛下之留聽焉臣之輒以陛下之心為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變

朱子作書

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
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
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
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
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
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
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
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
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
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
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
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
邃而懔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
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
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臣竊見周禮
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實欲知三
人主止心誠意之學於此考之可見其處伏乞聖
照

陛下試以是而思之吾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
心者果嘗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
右者果嘗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
知者然不見其形而視其影不覩其內而占其外則
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矣
臣竊以是窺之則陛下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
以及占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
者淵覲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
矣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
之愚終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
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
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才無才有
罪無罪自不當論況其有才適所以為姦有罪而不
可復用乎且如向來主管喪事欽奉几筵之命遠近
傳聞無不竊笑臣不知國史書之野史記之播於外
國傳於後世且以陛下為何如主也縱有曲折如前

日所以諭臣者陛下亦安能家置一喙而人曉之耶
刑餘小醜不比人類顧乃熒惑聖心虧損聖德以至
此極而公卿大臣拱手熟視無一言以救其失臣之
痛心始者惟在於此比至都城則又知其曹之用事
者非獨此人而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者臣伏見
策以聽納甚下或有執知罪故無不自近以事為言
者以蓋納其甚者至或有執知罪故無不自近以事為
其致知甚下或有執知罪故無不自近以事為言者以
異而爭言不惟他根株亦不見其久過習之見萌人事
然此言正可知之及此亦不見其久過習之見萌人事
足論此言所施之理冬雷秋雪時時有之見萌人事
未見此言所施之理冬雷秋雪時時有之見萌人事
而害其平於深前所愛幸之憂人必事暗幸識之聽
也伏惟陛下深前所愛幸之憂人必事暗幸識之聽
世之患忍而行之為天宗社幸甚憂人必事暗幸識之
不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臣於前日亦嘗輒以面奏
而陛下諭臣以為誠當深察而痛懲之矣退而始聞
陛下比於環列之尹已嘗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已
深察其弊而無所待於人言然猶未能明正其罪而

反寵以崇資巨鎮使即便安此曹無知何所忌憚
中外將帥其不為此者無幾陛下亦未能推其類而

悉去之也

狡通內侍賈納多竊

又開陛下賈納多竊

罪人開陛下賈納多竊

足為聖榜細者罪人開陛下賈納多竊

湖千聖榜細者罪人開陛下賈納多竊

速使里者罪人開陛下賈納多竊

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為軍士者顧乃未嘗得一溫

飽甚者採薪織履掇拾糞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

使妻女盛塗澤倚市門以求食也怨詈謗讟悖逆絕

理至有不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仗是

皆為將帥者巧為名色頭會箕斂陰奪取其糧賜以

自封殖而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彼此既厭足矣

然後時以薄少號為羨餘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

怨怒之毒於陛下且幸陛下下一受其獻則後日雖知

其罪而不得復有所問也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
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豈有一毫愛戴陛下之心
哉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
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
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
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為也哉據已分之所獨有
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鄉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
家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
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為
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天之所覆極
地之所載莫非已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
以私為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
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
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
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為皇天之所子全付
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

細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為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
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臣竊聞
帝如我營大內既成躬御其正殿之門謂太皇
此之文心言少而有邪其人所方見之盜謂太
辭為之心合符節此而其方以之造大光祖直
也伏惟陛下遠近莫敢不近於正矣伏乞聖法則
一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彊分則弱故
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
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
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
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
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為之深謀而其
策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
法矣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
兩國然則是將以滌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
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內之所出者自有
以賊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

朱子年譜

則退之惟恐其不達洞去之惟恐其不盡而當憂其
有偏也如惟恐其不達洞去之惟恐其不盡而當憂其
得介也今其久而天杯不存再此具奏下伏乞聖鑒無不
如志矣

至於輔翼太子之說則臣前日所謂數世之仁者蓋
以微發其端而未敢索言之也夫太子天下之本其
輔翼之不可不謹見於保傅傳者詳矣陛下聖學高
明洞貫古今宜不待臣言而喻然臣嘗竊怪陛下所
以調護東宮者何其疎畧之甚也由前所論而觀之
豈非所以自治者猶未免於疎畧因是亦以是為當
然而不之慮耶夫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寮之選
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
僂薄闡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聞
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
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皇太
子睿性夙成閱理久熟雖若無待於輔導然人心難
保氣習易汙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此古之聖王
教世子者所以必選端方正直道術博聞之士與之

居處而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常謹之於
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可考且
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而
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
之其選甚重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
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
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
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
則無以防其戲慢嫖狎奇袤雜進之害此已非細事
矣至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又非皇太子之比
則其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
備責任尤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謂宜深詔
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別置師傅
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
庶子各復其職宮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
於此而後通焉又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

府則宜稍放六典親王之制置賓友咨議以司訓導
置長史司馬以總衆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
員不為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其官屬已略備
矣陛下又當以時召之使侍燕遊從容啓迪凡古先
聖王正心修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已
有效與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傾倒羅
列悉以告之則聖子神孫皆將有以得乎陛下心傳
之妙而宗社之安統業之固可以垂於永久而無窮
矣此今日急務之一也臣伏見聖上聰明神武
見使
德則
春宮
幾二
十年
其於
天下
之事
蓋不
待習
而無
不
見
使
則
太
子
以
時
習
知
國
家
政
事
修
德
況
今
聖
子
之
愚
將
不
見
使
則
太
子
以
時
習
知
國
家
政
事
修
德
況
今
聖
子
之
愚
將
不
見
使
則
太
子
以
時
習
知
國
家
政
事
修
德
況
今
聖
子
之
愚
將
不
見
使
則
太
子
以
時
習
知
國
家
政
事
修
德
況
今
聖
子
之
愚
將
不
見
使
則
太
子
以
時
習
知
國
家
政
事
修
德
況
今
聖
子
之
愚
將
不
見
使
則
太
子
以
時
習
知
國
家
政
事
修
德
況
今
聖
子
之
愚
將
不
見
使
則
太
子
以
時
習
知
國
家
政
事
修
德
況
今
聖
子
之
愚
將
不
見
使
則
太
子
以
時
習
知
國
家
政
事
修
德
況
今
聖
子
之
愚
將
不
見
使
則
太
子
以
時
習
知
國
家
政
事
修
德
況
今
聖
子
之
愚
將
不
見
使
則
太
子
以
時
習
知
國
家
政
事
修
德
況
今
聖
子
之
愚
將
不
見
使
則
太
子
以
時
習
知
國
家
政
事
修
德
況
今
聖
子
之
愚
將
不
見
使
則
太
子
以
時
習
知
國
家
政
事
修
德
況
今
聖
子
之
愚
將
不
見
使
則
太
子
以
時
習
知
國
家
政
事
修
德
況
今
聖
子
之
愚
將
不
見
使
則
太
子
以
時
習
知
國
家
政
事
修
德
況
今
聖
子
之
愚
將
不
見
使
則
太
子
以
時
習
知
國
家
政
事
修
德
況
今
聖
子
之
愚
將
不
見
使
則
太
子
以
時
習
知
國
家
政
事
修
德
況
今
聖
子
之
愚
將
不
見
使
則
太
子
以
時
習
知
國
家
政
事
修
德
況
今
聖
子
之
愚
將
不
見
使
則
太
子
以
時
習
知
國
家
政
事
修
德
況
今
聖
子
之
愚
將
不
見
使
則
太
子
以
時
習
知
國
家
政
事
修
德
況
今
聖
子
之
愚
將
不
見
使
則
太
子
以
時
習
知
國
家
政
事
修
德
況
今
聖
子
之
愚
將
不
見
使
則
太
子
以
時
習
知
國
家
政
事
修
德
況<

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置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其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故以陛下之英明剛斷畧不世出而所取以自輔者未嘗有如汲黯魏徵之比顧嘗反得如秦檜晚年之執政臺諫者而用之彼以人臣竊國柄而畏忠言之悟主以發其姦也故專取此流以塞賢路蔽主心乃其勢之不得已者陛下尊居宸極威福自己亦何賴於此輩而乃與之共天下之政以自蔽其聰明自壞其綱紀而使天下受其弊哉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選之不得而精選之不精故任之不

得而重任之不重則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輕夫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為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以求不失其窠坐資級如吏卒之為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修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則惟有作姦欺植黨與納貨賂以濁亂陛下之朝廷耳其尤甚者乃至十有餘年而後敗露以去然其列布於後以希次補者又已不過此等人矣蓋自其為臺諫為侍從而其選已如此其後又擇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則亦無怪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賢材而屬任之也然方用之之初亦曰姑欲其無所害於吾之私而已夫豈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公者乃至於此哉陛下試反是心以求之則庶幾乎得之矣蓋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為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為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陛下誠

以此取之以此任之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也
此今日急務之二也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之說
則臣前所謂勤於立政而善政卒不得立者亦已發
其端矣夫以陛下之心憂勤願治不為不至豈不欲
夫綱維之振風俗之美哉但以一念之間未能去其
私邪之蔽是以朝廷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夫
之間志趣卑污廉恥廢壞顧猶以為事理之當然而
不思有以振厲矯革之也蓋明於內然後有以齊乎
外無之已而後可以非諸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
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
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
以熏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
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
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
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而所以施諸外者亦因是而
不欲深究切之且如頃年方伯連帥嘗有以臧污不

法聞者矣。鞠治未竟而已。有與郡之命及臺臣有言。則遂與之祠祿而理為自陳。至於其所藏匿作過之人。則又不復逮捕付獄。名為降官而實以解散其事。此雖宰相曲庇鄉黨以欺陛下。然臣竊意陛下非全然不悟其欺者。意必以為人情各有私。我既欲遂我之私。則彼亦欲遂彼之私。君臣之間。顏情稔熟。則其勢不得不不少容之。且以為雖或如此。亦未至甚害於事。而不知其敗壞綱紀。使中外聞之。腹非巷議。皆有輕侮朝廷之心。姦賊之吏。則皆鼓舞相賀。不復畏陛下之法。令則亦非細故也。又如廷臣爭議配享其間。邪正曲直。固有所在。則兩無所問。而并去之。監司挾私以誣郡守。則不問其曲直。而兩皆罷免。監司使酒以凌郡守。亦不問其曲直。而兩皆與祠宰相植黨營私。孤負任使。則曲加保全。而使之去。臺諫懷其私恩。陰拱不言。而陛下亦不之問也。其有初自小官擢為臺諫。三四年間。趨和承意。不能建明一事。則年除。

歲遷至極其選一日論及一二武臣罪惡則便斥為
郡守而不與職名從臣近典東畿遠帥西蜀一遭飛
語則體究具析無所不至及究析來上所聞不實
則言之者晏然一無所訶山陵諸使鬻賣辟闕煩擾
吏民御史有言亦無行遣而或反得起遷御史言及
畿漕則名補卿列而實奪之權其所得起遷御史言及
紕削而繼以進用實信見近年惟假有王張迎習一事
務舍容曲直是誠兩弊無所罰用必心也然聖意自謂
置方得均平此誠兩弊無所罰用必心也然聖意自謂
焉則若臣推其本則誠兩弊無所罰用必心也然聖意自謂
言平則必於其象則誠兩弊無所罰用必心也然聖意自謂
薄然者乃得稱易其物固已妄論於前只臣意也平之
則所以善為者常不其平物固已妄論於前只臣意也平之
乃所以善為者常不其平物固已妄論於前只臣意也平之
共天理此又易象所平者為大過惡者揚善降是而
者其善禍之福澤所不意哉然班之中賢否尤雜至有
助其禍而深承聖意從班之中賢否尤雜至有
伏惟陛下深承聖意從班之中賢否尤雜至有
紙默不聞一言以禪聖聽者顧亦隨羣逐隊排連贊
補其桀黠者乃敢造飛語語立橫議如臣前所陳者而

宰相畏其凶焰反撓公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以聞
於陛下而請其罪刑臣聞則古先聖王數求賢能後
列位之時而此人趣操不謹懼為身害乃敢陰為
問公肆視此綱紀為謀何不為國計欲望聖慈密賜宣
振肅之耶綱紀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
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
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下之事
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
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
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啗則啗
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父詔
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
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於其
說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
衆排指為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聰下
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

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衆以為陛下嘗謂今日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仗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為識者之憂而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仗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仗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

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留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頻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真為仗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識者所以深憂於或者之言也雖以臣知陛下聖學高明識慮深遠決然不至有此議論然每念小人敢託聖訓以蓋其姦而其為害至於足以深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亦未嘗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識者之慮為過計之憂也陛下視此風俗為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變革之耶此今日急務之三四也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之說則民力之未裕生於私心之未克而宰相臺諫失職也軍政之未修生於私心之未克

而近習得以謀帥也是數說者臣皆已極陳於前矣
今請即民力之未裕而推言之臣聞虞允文之為相
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
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
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其為說曰內帑之積
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曹目今經費
已自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
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
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
書勾考其在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
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
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
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
足為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
法以誘脅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
能剝民奉上者為賢於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監司

推之則臣聞日者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為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只此一事有耳者無不聞有口者無不道然以其門戶幽深蹤跡詭秘故無路得以窺其交通之實狀是以雖或言之而陛下終不信也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垂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其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固不知兵謀師律之為何事而惟剋剝之是先交結之是圖矣陛下不知其然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彊國勢豈不悞哉然將帥之不得人非獨兵卒之受其弊也推其為害之極則又有以及乎民者蓋

將帥得人則尺籍嚴而儲蓄羨屯田立而漕運省今
為將帥者如此則固無望其肯核軍實而豐儲蓄矣
至於屯田則彼自營者尤所不願故朝廷不免為之
別置使者以典治之而兵屯之衆資其撥遣則又不
免使參其務然聞其占護軍人不肯募其願耕者以
行而彊其不能者以往至屯則偃蹇不耕而反為民
田之害使者文吏其力蓋有所不能制者是以陛下
欲為之切而久不得成也屯田不立漕運煩費諸州
苗米至或盡數起發而無以供州兵之食則加耗斛
面之弊紛紛而起而民益困矣又凡和買折帛科罰
月椿之類往往亦為供軍之故而不可除若屯田立
而所資於諸路者減則此屬庶乎其皆可禁矣今乃
不然則是置將之不善而害足以及民也凡此數者
根株深固枝條廣濶若不可以朝變而夕除者然究
其本則亦在乎陛下之反諸身耳聖心誠無不正則
必能出私帑以歸版曹矣版曹不至甚闕必能復破

分之法除殿最之科以寬州縣矣聖心誠無不正則
必能擇宰相以選牧守矣擇臺諫以公刺舉矣聖心
誠無不正則必能嚴宦官兵將交通之禁而以選將
屬宰相矣宰相誠得其人則必能為陛下擇將帥以
作士氣計軍實廣屯田以省漕運矣上自朝廷下達
州縣治民典軍之官既皆得人然後明詔宰相議省
監司之員而精其選重其責又詔銓曹使以縣之劇
易分為等差而常切詢訪天下之官吏能為縣者不
拘薦舉之有無不限資格之高下而籍其姓名使以
次補最劇之縣果有治績則優而進之不勝其任則
絀而退之凡州縣之間無名非理之供橫斂巧取之
政其泰甚而可去者可以漸去而民力庶乎其可寬
矣至於屯田之利則以臣愚見當使大將募軍士使
者招游民各自為屯不相牽制其給授課督賞罰政
令各從本司自為區處軍中自有將校可使不須別
置官吏使者則聽其辟置官屬三五人指使一二十

請伏鈇鉞之誅以謝陛下陛下雖欲赦之臣亦不敢承也然又竊聞之今日士夫之論其與臣不同者非一及究其實則皆所謂似是而非者也蓋其樂因循之無事者則曰陛下之年寢高而天下亦幸無事年寢高則血氣不能不衰天下無事則不宜更為庸人所擾其欲奮厲而有為者則又曰祖宗之積憤不可以不攄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復以此為務則聖心不待勸勉而自彊舍此不圖則雖欲策厲以有為而無所向望以為標準亦卒歸於委靡而已凡此二說亦皆有理而臣輒皆以為非者蓋樂因循者知聖人之血氣有時而衰而不知聖人之志氣無時而衰也知天下之有事不可以苟安而不知天下無事之尤不可以少怠也況今日之天下又未得為無事乎且以衛武公言之其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以求規諫而作抑戒之詩以自警使人朝夕誦之不離於側此其年豈不甚高而其戒謹恐懼之心豈以是而

少衰乎況陛下視武公之年三分未及其二而責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千百千萬於武公者臣雖不肖又安敢先處陛下於武公之下而直謂其不能乎且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酖毒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為尚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況今天下雖若未有目前之急然民貧財匱兵情將驕外有彊暴之寇仇內有愁怨之軍民其他難言之患隱於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接者近在堂奧之間而遠在數千里之外何可勝數向堂奧之說下已陳留聖意此追計其前既有未可見之效却顧於後又未有可守之規臣將見尋常之人微至細持循而不失先吾之規所以使其盡善屬人亦安得遽謂無事而遂以逸豫處之乎其思奮厲者又徒知恢復之不可忘顧墮之不可久然不知不

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保中原之戎寇易逐而一己之私意難除也誠能先其所難則其易者將不言而自辦不先其難而徒然僥倖於其易則雖朝夕談之不絕於口是亦徒為虛言以快天下之意而已又況此事之失已在隆興之初不合遽然罷兵講和遂使晏安酖毒之害日滋日長而坐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數年以來綱維解弛釁孽萌生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乎故臣不敢隨例迎合苟為大言以欺陛下而所望者則惟陛下先以東南之未治為憂而正心克己以正朝廷修政事庶幾真實功效可以馴致而不至於別生患害以妨遠圖蓋所謂善易者不言易而真有志於恢復者果不在於撫劍抵掌之間也論者又或以為陛下深於老佛之學而得其識心見性之妙於古先聖王之道蓋有不約而自合者是以不悅於世儒之常談死法而於當世之務則寧以管商一切功利之說

為可取今乃以其所厭飲鄙薄者陳之於前亦見其
言愈多而愈不合也臣以為此亦似是而非之論非
所以進盛德於日新也彼老子浮屠之說固有疑於
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為真實而彼
以性命為空虛也此以為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萬
理粲然於其中而民彞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
或差彼以為空則徒知寂滅為樂而不知其為實理
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別也是以
自吾之說而修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治心修
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其本末橫
分中外斷絕雖有所謂朗徹靈通虛靜明妙者而無
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也故自古為
其學者其初無不似有可喜考其終則詖淫邪遁之
見鮮有不作而害於政事者是以程顥常闢之曰自
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而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年譜

五十

若夫管商功利之說則又陋矣陛下所以取之者則以既亦儒者之道為常談死法而天下之務日至於前彼浮屠之學又不足以應之是以有味乎彼之言而冀其富國彊兵或有近效耳然自行其說至今幾年而國日益貧兵日益弱所謂近效者亦未之見而聖賢所傳生財之道理財之義文武之怒道德之威則固所以為富彊之大而反未有講之者也豈不誤哉今議者徒見老佛之高管商之便而聖賢所傳明善誠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初無新奇可喜之說遂以為常談死法而不足學夫豈知其常談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固非老佛管商之陋所能彷彿其萬分也哉伏惟陛下察臣之言以究四說之同異而明辨之則知臣之所言非臣所為之說乃古先聖賢之說非聖賢所為之說乃天經地義自然之理雖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聖顏曾伋軻之賢而有所不能達也則於臣之言與夫論者之說其為取

舍從違不終日而決矣抑臣於此又竊有感而自悲
焉蓋臣之得事陛下於今二十有七年矣而於其間
得見陛下數不過三自其始見於隆興之初固嘗輒
以近習為言矣辛丑再見又嘗論之今歲三見而其
所言又不過此臣遐方下土田野之人豈有積怨深
怒於此曹而固欲攻之以快己私也哉其所以至於
屢進不合而不敢悔者區區之意獨為國家之計而
不敢自為身謀其愚亦可見矣然自頃以來歲月逾
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反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
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臣之鄙滯固不
能別有忠言奇謀以裨聖聽而陛下日新之盛德亦
未能有以使臣釋然而忘其夙昔之憂也則臣於此
安得不深有感而重自悲乎身伏衡茅心馳魏闕竊
不勝其愛君憂國之誠敢冒萬死剗瀝肺肝以效野
人食芹炙背之獻且以自乞其不肖之身焉臣區區
冒死願并此陳述臣賦性拙直其不能隨世俯仰
早年即自揣度決是不堪從宜所以一向竊食祠祿

前寧後九任宜不
保全年終始其
足不以言於今
思狂有補聖明
受上復有進之
心連其第施行
侍之如心謬妄
矣如見恩私適
聖下惟陛哀憐
察伏惟陛下哀
實宗社生靈之
而無窮蓋前聖
此臣之言所以
來也殊遠賤微
萬死誠惶誠恐
臣熹誠惶誠恐
刻上已就寢
當孝宗初政
非其後乃置而
之失已在隆興
初論何哉竊觀
遂然罷兵講和
使宴安

酖毒之志日滋日長臥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數年以來綱維懈弛孽孽萌生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乎此所以惓惓獨以天下之大本天下之急務為言也又曰大本誠正急務誠修而治效不進國勢不彊中原不復讎敵不滅臣請伏鉄鉞之誅以此言觀之先生曷嘗忘復讎之義哉但以事不可幸成政必先於自治能如是則復中原滅讎敵之規模已在其中矣

除主管西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辭

行狀時上已有倦勤之意蓋將以為燕翼之謀先生嘗草奏疏言講學以正心修身以齊家遠便嬖以敬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神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綱紀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欲以為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為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祕閣修

撰仍奉外祠遂不果上先生當孝宗朝陛對者三
上封事者三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為出治之大原其
後則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
當世急務一二為言其後封事之上則心術宮禁時
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鯁蓋所望於君父者愈深
而其言愈切故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
流一往而不復反不獨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
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忠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為
之涕下先生進疏雖切孝宗亦開懷容納武博編摩
秘書郎曹之除皆將引以自近守南康持浙東江西
之節又知其不可強留而授之至是復有經帷之命
先生之盡忠孝宗之受盡言亦不為不遇也然先生
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孝宗之眷愈厚而嫉者愈深
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而孝宗內禪矣
文集辭免召命狀
政殿說書奏狀

辭免召命奏狀

辭免崇

是歲二月始出太極圖說西銘解義以授學者

文集題太極西銘解後云始余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訾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文集答呂士瞻書云程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語切當不可移易李先生當日用功未知於此兩句為如何後學未敢輕議但今當只以程先生之語為正即辰答方賓王書云延平行狀中語乃是當時所聞其用功之次第今以聖賢之言進修之實驗之恐亦自是其一時入處未免更有商量也帙語錄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

生以為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思亦甚緊要不可以不攷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背矣况羅先生於靜坐時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未害於未發蘇李明以求字為問則求非思慮不可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先生曰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為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說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穩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

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喫也好如要通天下
喫便不可夫揚道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

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
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

重今以伊川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
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

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
一向如此便似坐禪入定躡問延平欲於未發之

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
何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

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也是已發辨或問延平先
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

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定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
曰延平即是此意若一向這裏又差從釋氏去辨或

問近見廖子晦言今年見先生問延平先生靜坐之
說先生頗不以為然不知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

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
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

沈

問擇之云先生作延平行狀言默坐澄心觀四者未
發以前氣象此語如何曰先生亦自說有病後復以

問先生云學者
不須如此嚮德

十六年己酉六十歲春正月除秘閣修撰依舊主管西

京嵩山崇福宮辭職名

年譜拜祠命辭職名

文集辭免秘閣修撰狀一

二月孝宗內禪光宗即位

甲子序大學章句三月戊申序中庸章句

年譜二書定著已久猶時加竄改不輟至是以穩洽於心而始序之又各著或問中庸又有輯畧先生微言大義具見二書序中尤學者所當盡心也洪語錄大學是為學綱目先通大學立定綱領其他經皆雜說在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誠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何人不知看大學且逐章理會須先讀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須逐一令記得反復尋究待他決洽既逐段曉得將來統看溫尋過這方始是須是靠他這心若一向靠寫的如何得楊道問大學或問曰且從頭逐句理會到不通處却看章句或問乃注脚之注脚亦不必深理會孫賀學者且去熟讀大學正文了又仔細看章句或問未要着俟有疑處方可去看孫賀或問朱敬之有異聞乎曰平常只是在外面聽朋友問答或時裏面亦只說某病痛處得一日教看大學曰我平生精力

盡在此書先須通此方可讀書孫說大學啓蒙畢
因言某一生只看得這兩件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
到處若使天假之年庶幾將許多書逐件看得恁地
然有工夫孫賀問趙書記欲以先生中庸解鋟木如
何先生曰公歸時煩說與切不可某為人遲鈍旋見
得旋改一年之內改了數遍不可知又自笑云那得
箇人如此著述謝解文字下字最難某解書所以未
定常常更改者只為無那恰好底字把來看又見不
穩當又著改幾字所以橫渠說命辭為難孫賀伊川
舊日教人先看大學那時未有解說想也看得鶻突
而今看註解覺大段分曉了只在仔細去看孫賀人
只說某說大學等不略說使人自致思此大不然人
之為學只爭箇肯與不肯耳他若不肯向這裏略亦
不解致思他若肯向這一邊自然有味愈詳愈有味
何人不知文集答許順之書云大學之說近日多所更定
舊說極陋處不少大抵本領不是只管妄作自誤誤

人深為可懼耳。刻答呂伯恭書云：中庸章句一本上納此以是草人，更有詳說一書，字多未暇，餘俟後便寄去。有未安者，一一條示為幸。大學章句並往，亦有詳說。後便寄也。疑甲午或問稿說與張敬夫書云：大學中庸章句緣此畧修一過，再錄上呈，然覺其間更有合刪處。乙未十月答詹帥書云：中庸大學舊本已領二書，所改尤多。中庸序中推本堯舜傳授來歷，添入一段，甚詳。大學格物章中改定用功，程度甚明，刪去辨論冗說，極多。舊本真是見得未真也。乙巳

夏四月復辭職名許之依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

文集辭免狀云：右熹四月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秘閣修撰恩命奉聖旨不許辭免，仍準吏部降到告命一道投熹前件職名者，誤寵橫加，乃超三級。所有告命不敢祇受。年譜詔辭云：以為寵卿以爵秩，不若

全卿名節之為尤
美也乃上表謝

文集辭免秘閣修撰狀二
文閣及賜詔書獎諭表

謝依所乞仍舊直寶

閏五月更化覃恩轉朝散郎賜緋衣銀魚

秋八月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辭

年譜詔疾速之任任滿前來奏事先生以江東漕置
司建康奄豎守行宮循習至與監司帥守迭為賓主
故不敢受以祖卿
田產隸部內辭洪本

冬十月詔免回避疾速之任復辭

文集辭免江東運使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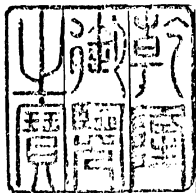
狀二

十一月改知漳州再辭不允始拜命

行狀改知漳州又再以疾辭不許時光
宗初政再被除命遂以紹熙元年之任

文集辭免知漳州狀

辭免知漳州劄子



朱子年譜卷三